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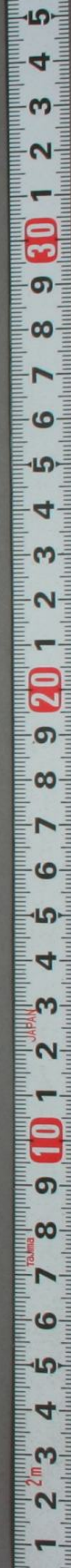
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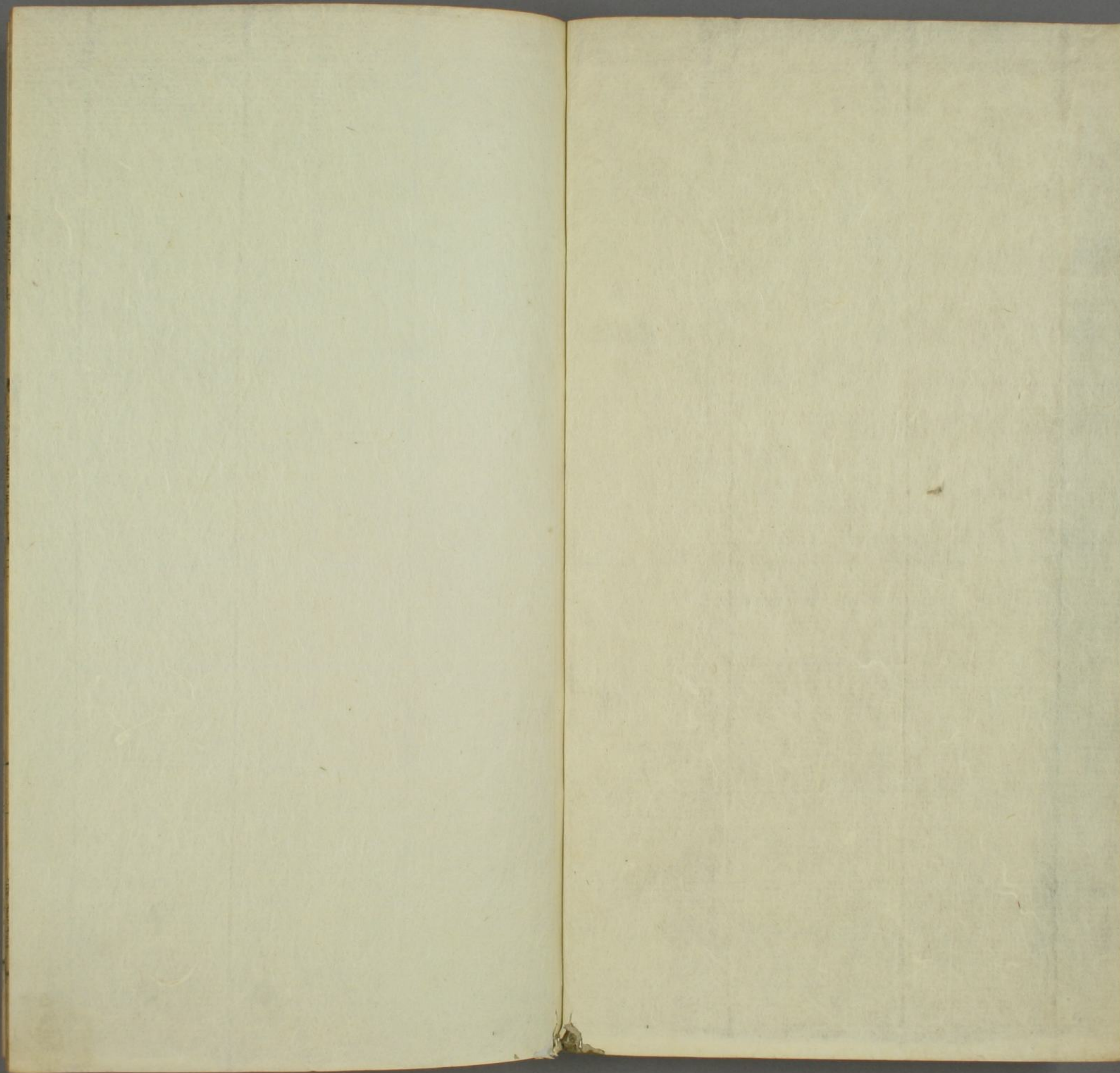
自二百五至二百十三

三十五

2

112
100
35





特
112
100
35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

宋鄱陽馬端臨

明蘄陽馮天馭

經籍考 史 職官 刑法



歷代宰相年表三十四卷

李燾仁父撰其自序畧曰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它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皋陶皋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爲湯左相者不足信也周家並建三公而一公實兼冢宰故曰奭夾輔成王而誕保文武受命者專屬之旦旦歸于豐奭乃專政蓋其名三公其實一相耳自秦以降名實浸以兩失間有環偉絕特負賢相之稱功烈赫然著見於一時者亦必得君之專歷年之久而莫或參貳之故也權出於一而莫或參貳之雖姦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百二

職官

雄或得以肆其惡攘竊天下傾國敗家不可禁遏然而一
相之任終不可分者唐虞夏商之成法也彼徒見趙高王
莽曹操司馬懿其禍如此之酷也而不察夫帝王之所以
隆盛其爲利益亦博哉不能還治其本而反疑其末並列
兼制使相牽引而相遂失其職矣夫任相不獲其利而蒙
其禍是君之不明非相之權果不可使出於一也旣奪其
職分其權則所謂相者特一大有司耳其何以總百官治
萬事而亮天功耶凡相取其德耳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
一德而舜禹臯陶之胥命必孜孜以德爲言彼誠知所本
者歟本之不知則其選用益雜而多端矣選用雜而多端
故其稱號亦顛倒錯亂無有定制或居其位而不得聞其
政或當軸秉鈞而身乃爲它官名實糾紛賢不肖溷淆其
或多至十三四人而其少猶不下四五輩古所謂相寧若

此乎然而治亂安危所係今猶古也其所以得相及所以
失相者要不可不知按諸舊史惟前漢及唐頗有譜牒其
它率皆不具脫略抵牾迷失本真乃旁搜遠取推究前後
悉用司馬遷經緯之法追爲年表起漢元訖周顯德昔之
參機務報樞要者莫不咸在事有本末附見于下否則略
之使其人與其官皆相傳而不絕觀宰相之出處進退何
如而天下安危治亂在目矣其足以補前代之缺文揭
當今之遠鑑乎合一千五百三十四年離爲三十四卷

天禧以來御史年表

李燾仁甫撰其自序曰御史法官也其責不專於言而天
禧選用則與諫官俱任言責臺雖有等級也而義所當擊
則卑者亦得徑行其權勢氣力又出諫官上祖宗之聖筭
神術備矣今亦斷自天聖以來取丞雜三院姓名悉列之

表若其人必天子自擇而宰相優容之乃能有濟猶諫官也

天禧以來諫官年表

李燾仁甫撰其自序略曰古者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工商莫不皆有言責輻湊並進而天子斟酌焉未嘗以言責專付一官以言責專付一官則由漢武帝失之武帝誠不喜諫者初置諫大夫猶未限員東京循舊弗改後乃浸微晉洎江表絕不復置拓跋魏復置其員亦不可知高齊緣孝經之文始有七人之限夫以天下之衆而敢言者才七人尚足謂治耶恭惟祖宗明目達聰協于虞舜任言責者不一天禧別置諫院禮秩優異它官莫擬崇廣言路諫官御史權勢氣力乃與宰相等蓋當時所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俱備爲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或

右職官

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

陳氏曰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奭等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

唐令三十卷式二十卷

陳氏曰唐開元宋璟蘇頌盧從愿等所刪定藝文志卷數同更同光天福校定至本朝淳化中右贊善大夫潘憲著

作郎王泗校勘其篇目條例類與今見行令式有不同者
南豐曾氏序曰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
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求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斂財
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讀
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乎古者而惜其不復行也故綴其
大要可記者論之于此焉

刑統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實儀以尚書判大理寺與法官蘇曉奚嶼張
希護等修定古者議事以制使民不知所爭也後世鑄刑
書使民知所避也雖若不同所以為民之意則一然議事
以制者委重於人鑄刑書者委重於法委重於人則上之
人將輕重由心以虐其下委重於法則下之人將徵於書
以慢其上其為失也亦均要之以人行法不使偏重然後

為得耳

陳氏曰初范質既相周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特詔詳
定號大周刑統凡二十一卷至是重加詳定建隆四年頒
行

金科易覽三卷

晁氏曰崇文總目有唐趙綽金科易覽一卷田氏書目有
蕭緒金科易覽三卷當是綽初撰一卷緒刪改析之為三
爾

疑獄三卷

晁氏曰晉和疑撰纂史傳決疑獄事其上卷疑書也下中
卷疑子矇所續

天聖編勅三十卷

晁氏曰天聖中宋庠龐籍受詔改修唐令參以今制而成

凡二十一門官品一戶二祠三選舉四考課五軍防六衣服七儀制八鹵簿九公式十田十一賦十二倉庫十三廩牧十四關市十五補亡十六疾醫十七獄官十八營繕十九喪葬二十雜二十一

斷例四卷

元豐斷例六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執政以後士大夫頗重意律今此熙豐紹聖中法寺決獄比其六卷則元豐中法寺所斷罪節文也

刑名斷例十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以刑統勅今總為一書惜猶未備也嘉祐驛令三卷

陳氏曰三司使梁國張方平安道等修定前一卷為條貫勅後二卷為則例今官吏幫支驛券衙官僉從之類皆據

此也

元豐廣案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元豐初置新科明法或類其所試成此書

元豐刑部叙法通用一卷

陳氏曰未載申明至紹興淳熙以後

諸路將官通用勅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宗寧中修

刑統賦兩卷

晁氏曰皇朝傅霖撰或人為之注

決疑龜鑑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鄭克編次五代和凝有疑獄集近時趙全有疑獄事類皆未詳盡因增廣之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為之目錄分二十門

陳氏曰克因和氏之書分二十門推廣之凡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五事起鄭子產迄本朝

律心四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纂刑統綱要也

宣和軍馬司勅十三卷令一卷

陳氏曰宣和時所修

紹興勅十三卷令五十卷格三十卷式三十卷政和以後赦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張守等紹興中被旨編修

紹興刑統申明一卷

陳氏曰開寶以來累朝訂正與刑統並行者

慶元勅十二卷令五十卷格三十卷式三十卷目錄一百一十二卷隨勅申明十二卷總二百五十六卷

陳氏曰丞相諫豫章京鏜仲遠等慶元四年表上國朝自建隆以來世有編勅每脩定號爲新書中興至此凡三修矣其有續降旨揮謂之後勅以待它時脩入云

紹興貢舉法五十卷

陳氏曰丞相万俟卨等紹興二十六年表上

紹興監學法二十六卷目錄二十五卷申明七卷對修釐正條法四卷共六十二卷

陳氏曰宰相秦檜等紹興十三年表上

嘉泰條法事類八十卷

陳氏曰天台鄭深甫子肅等嘉泰二年表上初吏部七司有條法總類淳熙新書既成孝宗詔倣七司體分門修纂別爲一書以事類爲名至是以慶元新書修定放降此書便於檢閱引用惜乎不併及刑統也

嘉定吏部條法總類五十卷

陳氏曰嘉定中以開禧重修七司法并慶元海行法在京通用法大宗正司法參定凡改正四百六十餘條視淳熙總類增多十卷七年二月放行

役法撮要一百八十九卷

陳氏曰提舉編條宰相京鏜等慶元六年上自紹興十七年正月以後至慶元五年七月以前為五十五門又八十二小門門為一卷外為參詳目錄等卷雖多而文甚少其書於州縣差役極便於引用

右法令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

宋 鄴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 鄴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史地理

山海經十八卷

晁氏曰大禹製晉郭璞曰漢侍中奉車都尉劉秀校定表言禹別九州而益守類也善惡著此書皆聖賢之遺事古文明著者也大父嘗考之於書有曰長沙零陵鴈門皆郡縣名又自載禹繇似後人因其名參益之

陳氏曰漢侍中奉車都尉臣秀所校祕書秀即劉歆也晉郭璞注按唐志二十三卷音二卷今本錫山尤袤延之校定世傳禹益所作其事見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岳得金簡王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

記之名山海經此其爲說恢誕不典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謂名言孰曰多愛乎故尤跋明其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何人也洪慶善補注楚辭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而朱晦翁則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此可以破千載之惑古今祖傳旣久姑以冠地理書之錄

山海圖經十卷

晁氏曰皇朝舒祖等撰雅仕江南韓熙載之門人也後入朝數預修書之選閩中刊行本或題曰張僧繇畫妄也

水經四十卷

晁氏曰漢桑欽撰欽成帝時人本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注

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行於世

陳氏曰欽邯鄲書目以爲漢人晁氏言成帝時人當有所據按唐志注或云郭璞撰又杜氏通典按水經晉郭璞注二卷後魏酈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瞻解釋固應精當然其經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又云沁水過湖陸則前漢薊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載河南過統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其疎略亦爲迂怪以其僻書人多不覩謂其審正未之精也

十道志十三卷

晁氏曰唐梁載言撰唐分天下爲十道所載頗詳傳其書多稱咸通中公輩蓋唐末人也

陳氏曰其書廣記備言頗有可采載言不見於史未定爲何朝人此書有大和以後公輩當是唐末人

唐十道圖一卷

陳氏曰唐宰相趙郡李吉甫弘憲撰首載州縣總數文武官員數俸料唐志云十卷今不分卷

元和郡縣志四十卷

陳氏曰李吉甫撰自京兆至隴右凡四十七鎮篇首皆有圖今圖不存

太平寰宇志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樂史等撰太平興國中盡平諸國天下一統史悉取自古山經地志考正訛謬纂成此書土之

陳氏曰其書起自河南周于海外

圖經

晁氏曰皇朝李昉撰

九域志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存被旨刪定總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三十七監四縣一千一百三十五

陳氏曰存與曾肇李德芻等共刪定名元豐九域志

輿地廣記三十八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忞纂自堯舜以來至于五代地里公輩離合皆繫以今郡縣名或云無所謂歐陽忞者時假名以行其書耳

陳氏曰政和中作其前三卷以今之郡縣系于前代郡國之下其序曰以今州縣求於漢則爲郡以漢郡縣求於三

代則爲州三代之九州散而爲漢之六十餘郡又分而爲今之三百州雖或離或合不可討究而吾胷中則已了然矣漢郡國一百三今云六十餘郡不可曉也志當是文忠族孫行名皆連心字

春秋地譜十三卷

晁氏曰皇朝楊是編十三國地皆釋以今州縣名並爲圖於其後蓋常氏已嘗有此書而是增廣焉

洽聞記三卷

晁氏曰唐鄭常撰記郡國舊事故附之地里類

職方機要四十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姓名序云本新書九域志上據歷代史旁取左氏水經通典且采舊聞參以小說黜謬舉真緝成此書其間載政和間事蓋當時人也

地里指掌圖一卷

陳氏曰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刊皆不著名氏亦頗闕不備此蜀本有涪右任慥序言之頗詳

歷代疆域志十卷

陳氏曰臨川布衣吳解撰

輿地紀勝二百卷

陳氏曰知江寧縣金華王象之撰蓋以諸郡圖經節要略而山川景物碑刻詩詠粗無所遺行在宮闕官寺定冠其首關河版圖之未復者猶不與焉眉山李說齋季允爲之序

輿地圖十六卷

陳氏曰王象之撰紀勝逐州爲卷圖逐路爲卷其搜求亦

勤至四蜀諸郡尤詳其兄觀之漕變門時所得也

皇朝方域志二百卷

陳氏曰東陽布衣王希先撰凡前代謂之譜十六譜爲八十卷本朝謂之志爲一百二十卷譜叙當時事實而注以今之郡縣志述今日疆理而系于古之州國古今參考譜志互見地理學之詳明者無以過此矣嘉熙二年上于朝得求免文解其父珪本建寧人已未進士試詞科不中頗該洽希先述其遺藁以成此書

六合掌運圖一卷

晁氏曰不著名凡爲四十四圖首列禹跡次爲中興後隋北二境其後則諸邊關險要以及虜地疆界亦著之

燕吳行役記

陳氏曰不著名氏大中九年崔鉉鎮淮南諸鎮畢賀爲此

記者燕帥張允伸所遺係佐道中記所經行郡縣道里及事跡也

南行記三卷

晁氏曰王仁祐撰晉天福二年仁祐被命使高季興記自汴至荆南道塗賦詠及飲宴倡酬殆百餘篇

江行錄一卷

陳氏曰真州教授勾穎紹聖二年所序云太守張公所修也張不著名自真而上直抵荆南自岳而分旁徵衡永自湖口而別則東入鄱陽南至廬陵程期岸次風雲占候時日吉凶與夫港派灘磧磯洑莫不具載行江者賴焉

三輔黃圖三卷

晁氏曰按經籍志有黃圖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時等卽此書也不著撰人姓名其間頗引劉昭漢志

然則出於梁陳間也

陳氏曰按唐志一卷今分上下卷載秦漢間宮室苑囿甚詳多引用應劭漢書解而如淳顏師古復引此書為據意漢魏間人所作然中興書目以為崇文總目及國史志不載疑非本書也程氏雍錄辨之尤悉

長安志十卷

晁氏曰皇朝宋敏求撰敏求因韋氏所記搜采群臣罔有遺軼二紀而成凡府縣之政官尹之職河渠關塞之類至于風俗物產宮室道街無不詳備世稱其博趙若彥為之序

河南志二十卷

陳氏曰與河南志二書凡例微不同然漢唐舊都遺事詳矣

關中記一卷

陳氏曰晉葛洪稚川撰所載殊簡略

長安圖記一卷

陳氏曰丞相汲公呂大防知永興軍以為正長安故圖著其說於上今信安郡有此圖而別錄其說為一篇

雍錄十卷

陳氏曰吏部尚書新安程大昌泰之撰周秦漢隋唐五代皆都雍故以名錄前史及黃圖宋志異同往往辨訂其辨黃圖有唐縣名且晉灼所引黃圖皆今書所無蓋唐人續成之非見漢事者

游城南記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禮撰禮秦人元祐中與陳明微自長安城南探奇訪古以抵樊川因次之爲記

洛陽伽藍記三卷

晁氏曰元魏羊銜之撰後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夫多造佛寺或捨其私第爲之故僧舍多爲天下最銜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

陳氏曰銜之以爾朱之亂城郭丘墟追述斯記

洛陽名園記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格非撰記洛中園圃自富鄭公以下十九所其論以爲洛陽之盛衰爲天下治亂之候園圃之興廢爲洛陽盛衰之候則園記之作豈徒然哉公卿大夫忘天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也

陳氏曰格非禮部員外郎以不肯與編元祐奏章入黨籍國史文苑有李易安居士清照著其女也格非苦心爲文而集不傳館中亦無有惟錫山尤氏有之文鑑僅存此跋蓋未嘗見其全集也

東京記

晁氏曰皇朝宋敏求編開封坊巷寺觀官廨私第所在及諸故實極精博

陳氏曰上卷爲宮城周五里唐宣武節度治所建隆三年廣城之北隅用洛陽宮殿之制修之中卷爲舊城周二十一里一百五十步唐汴州城也號闕城亦曰裏城下卷爲新城周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周世宗所築羅城也號曰國城又曰外城三城之外宮殿官府坊巷第宅寺觀營房次第記之

東京夢華錄一卷

陳氏曰稱幽蘭居士孟元老撰元老不知何人少游京師晚值喪亂之後追述舊事兼及國家典祀里巷風俗以其首載京城宮闕橋道坊曲尤詳故系之地里類

鄴中記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記自魏而下及僭偽都鄴者六家宮殿事迹按唐志有鄴都故事二卷肅代時馬溫所作今書多引之

相臺志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韓琦欲編次未成郡守李琮命郡文學掾陳申之効宋敏求河南志成此書

晉陽事跡雜記十卷

陳氏曰唐河東節度李瑄纂序言十四卷唐志亦同今刪

爲十卷蓋治平中太原府所刻本也從莆田李氏借錄自南渡以來關河阻絕圖志泯亡得見一二僅存者猶足以發傷今思古之嘆然唐并州治晉陽太原二縣國初克復徙治陽曲而虛其故城二縣後皆并省則唐之故跡皆不復存矣

臨安志十五卷

陳氏曰府帥吳興周宗彥廣撰首卷爲行在所於宮闕殿閣全不記載籍曰禁省嚴秘不敢明著其視宋次道東宮記何其大不侔其他沿革亦多疎略然宗有才具其尹京開湖濬河皆有成績今城中河道通利民戶爲腳船以濟行旅者蓋自此始

吳興雜錄七卷

陳氏曰唐湖州刺史張文規撰末載義興造茶及風物雜

占甚詳文規張薦之後彥遠之子其為郡當會昌二年

吳興紀統十卷

陳氏曰攝湖州長史左文質撰分門別類古事頗詳序稱甲辰歲者本朝景德元年也

吳興志二十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郡人談鑰元時撰嘉泰元年也其為書草率未得為盡善

蘇州圖經六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饒陽李宗錫昌武等撰景德四年詔以四方郡縣所上圖經刊修校定為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以大中祥符四年頒下今皆散亡館中僅存九十八卷余家所有惟蘇越黃三州刻本耳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

陳氏曰祕書省正字郡人朱長文伯原撰記祥符以後事亦頗補前志之缺遺長文吳中名士病廢不仕自號樂圃卒於元符元年

吳地記一卷

陳氏曰唐陸廣微撰郡人也多記古吳國事唐末有秀州天禧中始割嘉興縣置故此記合二郡為

吳郡志五十卷

陳氏曰參政郡人范成大至能撰書始成未行而石湖沒
有求附見某事而弗得者譁曰此非石湖筆也太守不能
決藏其書學官然周益公為范墓碑述所著書目有焉及
紹定初桐川李壽朋儔老為守始取而刻之而書止於紹
熙其後事實俾僚屬用褚少孫史記例補成之趙南塘履
常作序訂其為石湖書不疑且謂郡士龔頤正滕歲周南

皆常薦所聞於公者而龔尤多

鎮江志三十卷

陳氏曰敎授天台盧憲子章撰

新定志八卷

陳氏曰郡守東平董弁公升撰紹興己未也淳熙甲辰武義陳公亮重修

嘉禾志五卷故事一卷

陳氏曰郡守毗陵張元成撰爲書極草草

毗陵志十二卷

陳氏曰敎授三山鄒補之撰

越州圖經九卷

陳氏曰李宗諤祥符所上也未有祕閣校理李垂邵煥修及覆修名銜然則書成於衆手而宗諤特提總其凡耳

會稽志二十卷

陳氏曰通判吳興施宿武子郡人馮景中陸子虛朱鼎王度等撰陸放翁爲之序首稱禹會諸侯而以思陵巡守陞府配之氣壯文雅蓋奇作也嘉泰辛酉陸年已七十七矣未幾始落致仕爲史官至八十五歲乃終其筆力老而不衰於此序見之

會稽續志八卷

陳氏曰梁國張湜撰續記辛酉後事而亦補前志之遺前志無進士題名此其尤不可遺者也

赤城志四十卷

陳氏曰國子司業郡人陳耆卿壽老撰其前爲圖十有三

赤城續志八卷

陳氏曰郡人吳子良拾其所遺續載之

赤城三志四卷

陳氏曰郡人林表民逢吉撰紹定己丑水壞城修治興築本末詳焉

四明志二十一卷

陳氏曰贛州錄事參軍廬陵羅璿修時胡桀仲方尚書爲守璿其鄉人也

明越風物志七卷

晁氏曰皇朝姜嶼撰以明州本越地故曰明越又以郭璞注爾雅多引江東故詳載其風物云

永嘉譜二十四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郡人曹叔遠器遠撰曰年譜地譜名譜人譜時紹熙三年太守宛陵孫楫屬器遠哀集創爲義例如此器遠庚戌進士蓋初第時也

永寧編十五卷

陳氏曰待制郡人陳謙益之撰漢分章安之東甌鄉爲永寧今永嘉四邑是也故以名編時嘉定九年留元剛茂潛爲太守

東陽志十卷

陳氏曰樞密鄱陽洪遵景巖撰紹興二十四年爲通判時所作

括蒼志七卷

陳氏曰教授會稽撰乾道六年太守四明樓璩叔韞括蒼續志一卷

陳氏曰郡人陳百朋撰

信安志十六卷

陳氏曰教授衛珍撰太守四明劉垕也實嘉定己卯

信安續志二卷

陳氏曰教授葉汝明撰袁甫廣微紹定初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五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經籍考史

建康志十卷

陳氏曰府帥史正志志道撰乾道五年

續建康志十卷

陳氏曰府帥吳琚居父以郡人朱舜庸所編詮次與前志並行時慶元六年

六朝事迹二卷

南朝宮苑記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記六朝故都事迹頗詳

姑孰志五卷

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五

于良臣

呂元偉

陳氏曰教授長樂林楠子長撰太守楊愿原仲也寔淳熙五年

新安志十卷

陳氏曰通判贛州郡人羅願撰時淳熙二年太守則趙不悔也

秋浦志八卷

陳氏曰太守南昌胡光乾道八年脩

秋浦新志十六卷

陳氏曰三山王伯大幼學以前志缺陋重修時以吏節攝郡事端平丙申也

南康志八卷

陳氏曰郡守朱端章撰淳熙十二年

桐汭新志二十卷

陳氏曰教授錢塘趙子直撰紹定五年也太守林裴豫章職方乘三卷後乘十二卷

陳氏曰郡人洪芻駒父宣和己亥撰乘取晉乘爲名後乘淳熙十一年太守程叔達序

尋陽志十二卷

陳氏曰迪功郎晁百揆元采撰淳熙二年太守開封曹訓爲序

宜春志十卷

陳氏曰袁州教授南城童宗說太守李觀民也

宜春傳信錄三卷

晁氏曰皇朝羅誘述載其地古今人物及牧守政迹山川靈異之跡

袁州孚惠廟錄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翥撰記仰山二神靈異之跡

盱江志十卷續十卷

陳氏曰郡守胡舜舉紹興戊寅俾郡人童宗說黃敷忠爲之續志慶元五年三山陳岐修亦郡守也

富川志六卷

陳氏曰軍學教授括蒼潘廷立撰太守趙善宣紹熙四年也軍治未興本富川縣故名

南安志二十卷補遺一卷

陳氏曰太守方崧卿教授許開修

廣陵志十二卷

陳氏曰教授三山鄭少魏江都尉會稽姚一謙撰紹熙元年太守鄭興裔也

楚州圖經二卷

陳氏曰教授雪川吳莘商卿撰太守毗陵錢之望大受時

永陽志三十五卷

陳氏曰滁守林嶠命法曹龔惟蕃修

吳陵志十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淳熙壬寅所修後三年乙巳太守錢塘萬鍾元亨屬僚佐參正而刻之泰州在唐爲吳陵縣

高郵志三卷續修十卷

陳氏曰興化縣主簿孫祖義撰郡守趙不慙刻之淳熙四五年間也其書在圖志中最爲疏畧嘉定中守汪綱再修稍詳定矣

都梁志八卷續一卷

陳氏曰郡守霍麓教授周之瑞修紹熙元年也續志嘉泰

壬戌郡守耿與義序

合肥志四卷

陳氏曰合肥主簿唐錡撰郡守鄭興裔也時淳熙十五年

同安志十卷

陳氏曰毗陵錢紳仲撰宣和五年太守曰曾元禮未幾而有狄難至紹興十三年太守張彥聲始取而刻之

歷陽志十卷

陳氏曰郡守九華程九萬鵬飛教授天台黃宜達之撰慶元元年

黃州圖經四卷附錄一卷

陳氏曰李諤祥符所修舊經亦頗有後人附益者郡守李說又以近事爲附錄焉說參政邴漢老之子也

齊安志二十卷

陳氏曰郡守呂昭問俾教授厲居正重修慶元己未也

濠梁志三卷

陳氏曰永嘉張季樗撰時嘉泰初元

無爲志三卷

陳氏曰教授宋宜之撰太守柴瑾爲之序

襄陽志四十卷

郡守胸山高夔命教授吳興劉宗幙官上蔡任汾編纂爲書既詳備而刊刻亦精緻圖志之佳者

襄陽記三卷

陳氏曰唐吳從政撰刪宗懔荆楚歲時記盛弘之荊州記鄒閔甫楚國先賢傳習鑿齒襄陽耆舊傳郭仲產襄陽記鮑堅南雍州記集成此書其記襄漢事跡詳矣景龍中人自號栖閑子

渚宮舊事十卷

晁氏曰唐知古撰自齊魯至唐江陵君臣人物事迹史氏傳記所載者悉編次之

房州圖志三卷

陳氏曰郡守毗陵陳宇撰

義陽志八卷

陳氏曰郡守河南關良臣撰紹熙二年也信陽軍唐申州所謂申光蔡吳元濟所據竭天下之力以取之者

長沙志五十二卷續志十一卷

陳氏曰郡守趙善俊以紹熙二年命教授褚孝錫等七人撰時止齋持漕相與考訂商畧故序言當與長樂志並也續志不著名氏錄紹熙以後事

長沙風土碑一卷

陳氏曰唐潭州刺史河南張謂撰前有碑銘後有湘中記載事跡七十件

衡州圖經三卷

陳氏曰郡守三山孫德輿行之撰嘉定戊寅刻

零陵志十卷

陳氏曰郡守徐自明嘉定己卯重修

零陵記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陶岳撰永州地里志也今永州所部方三縣其所錄多連及數郡自序云以其皆零陵舊地故收之

春陵圖志十卷

陳氏曰教授臨江章穎茂憲撰淳熙六年太守趙汝誼

九疑考古二卷

陳氏曰道州崇道主簿吳致堯格甫撰取春陵志所紀而

爲詩以紀之宣和甲辰序

清湘志六卷

陳氏曰郡守永嘉陳峴壽南俾教授林瀛修嘉泰二年也

武昌志三十卷

陳氏曰郡守括蒼王信成之命教授許中應等撰

武昌土俗編二卷

陳氏曰武昌令永嘉薛季宣撰記一縣之事頗詳紹興辛巳壬午間也其邑今爲壽昌軍

鄭城志十二卷

陳氏曰教授傅岩撰慶元戊午太守李楫

岳陽志甲二卷乙三卷

陳氏曰甲集建安馬子嚴莊父乙集永嘉張聲道聲之所修皆郡守也

岳陽風土記一卷

陳氏曰宣德郎監商稅務建安范致明晦叔撰元符進士第二人仕至次對其在岳蓋謫官也

辰州風土記六卷

陳氏曰教授縉雲田渭伯清撰隆興二年郡守徐彭年

成都古今記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趙抃編抃自慶曆至熙寧凡四入蜀知蜀事爲詳摭其故實以類相從分百餘門時熙寧七年

續成都古今集記二十二卷

陳氏曰知府事王剛中居正撰紹興三十年余嘗手寫洛陽名園記而題其後曰晉王右軍聞成都府有漢時講堂秦時城也池門屋樓觀慨然遠想欲一遊目其與周益州帖蓋數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感於宗少文卧遊之語凡

昔人紀載人境之勝錄爲一編其奉祠毫社也自以爲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而究之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卧遊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雖遠患不往爾往則至矣毫充嵩華視蜀猶邇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余近得此記手寫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夢華錄諸書並藏而時自覽焉是亦卧遊之意云耳于時歲在己丑蜀故無恙也後七年而有虜禍秦漢故迹焚蕩無遺今其可見者惟此二記耳而板本亦不可復矣嗚呼悲夫

劍南須知十卷

巽岩李氏曰宋如愚撰第一第二卷但編集舊史棄取或不倫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凡四卷盡出唐樊綽蠻書第七卷以下乃如愚自爲之文及所畫計策耳如熙寧買馬事

誠西南要害異時或可補國史之闕云如愚眉山入游場屋有俊聲不第以死亦可哀者

蜀記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守約撰載孟昶初降至薨事

蜀記二卷

陳氏曰唐鄭昉撰雜記蜀事人物古跡寺觀之屬未詳何人

梁益志十卷

晁氏曰皇朝任弁撰天禧中游宦於成都以蜀記數家其言皆無據乃引書傳刊正其謬自爲序

蜀三神祠碑文五卷

晁氏曰皇朝井度編任四川漕日袁梓潼灌口射洪三神祠碑文板記成此書

嘉州志二卷

晁氏曰皇朝呂昌明以嘉州圖經增廣之

長樂志四十卷

陳氏曰府帥清源梁克家叔子淳熙九年序永嘉陳傳良君舉通判州事大略皆出其手

閩中記十卷

陳氏曰唐林諝撰本朝慶曆中有林世程者重修其兄世矩作序謂郡人養高不仕當大中時世程亦郡人也其言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可以證閩人皆稱光州固始之妄

建安志二十四卷續志一卷

陳氏曰刪定官郡人林光撰慶元四年郡守永嘉張叔椿俾詹鵠成之續志嘉定十二年府學士人所錄

清源志七卷

陳氏曰通判州事永嘉戴溪蕭望撰時慶元己未太守信安劉穎

延平志十卷

陳氏曰郡守新安胡舜舉汝士與郡人廖拱廖挺稟集時紹興庚辰也序言與盱江志並行蓋其為建昌守亦嘗修圖志

清漳新志十卷

陳氏曰司理參軍方杰撰嘉定六年太守趙汝諧贈中也

鄞江志八卷

陳氏曰郡守古靈陳曄日華俾昭武士人李臯為之時慶元戊午郡有鄞江溪故名

莆陽志十五卷

陳氏曰郡守趙彥勵懋訓紹興三年集郡士爲之

武陽志十卷

陳氏曰教授葛元隆撰太守廖選元達乾道六年也

晉江海物異名記三卷

陳氏曰秘書監莆田陳致雍撰致雍仕爲閩南唐後歸朝

廣州圖經二卷

陳氏曰教授王中行撰

南越志七卷

陳氏曰宋武康令吳興沈懷遠撰此五嶺諸書之最先在前者也懷遠懷充之弟見宋書

番禺雜記一卷

陳氏曰攝南海主簿鄭熊撰國初人也莆田借李氏本錄之蓋承平時舊書未有河南少尹家藏六字不知何人也

番禺紀異五卷

晁氏曰曾霸馬拯撰拯淳化中謫知端州見嶺表鳥獸草木民俗物情舉異中原錄之爲三十門凡三百事還朝上之

北戶雜記三卷

陳氏曰唐萬年縣尉段公路撰鄒平公之孫鄒平文昌也

桂林志一卷

陳氏曰靜江教授江文叔編時乾道五年張維爲帥撰次疏略刊刻草率亦不分卷次

桂林風土記一卷

陳氏曰唐融州刺史權知春州莫休符撰昭宗光化二年也

桂林虞衡志二卷

陳氏曰府帥吳郡范成大至能撰范自桂移蜀道中追記

昔游

高京志七卷

陳氏曰教授莆田劉棠撰太守舂陵義太初嘉泰壬戌也南行錄一卷

陳氏曰唐房千里撰太和中謫高州既北歸編山川物產之奇人民風俗之異為此書一名投荒雜錄

嶺表異錄三卷

陳氏曰唐廣州司馬劉恂撰昭宗時人

嶺管雜記一卷

陳氏曰庫部員外郎范旻撰國初宰相質之子嶺南初平旻知邕州

嶺外代答十卷

陳氏曰永嘉周去非直夫撰去非癸未進士至郡倅所記

皆廣西事

南方草木狀一卷

陳氏曰晉襄陽太守嵇含撰

黃石志十六卷

陳氏曰知縣永嘉蔡範甫撰嘉定甲申

旌川志八卷

陳氏曰知旌德縣歷陽李瞻伯山撰紹熙三年謝昌國爲序

涇川志十三卷

陳氏曰知涇縣濡須王祿叔永撰嘉定癸酉趙南塘序之初縣歲有水患庚午冬叔永改卜於舊治之東二里曰留村

新吳志二卷

陳氏曰知奉新縣盱江張國均維之撰新吳縣舊名嘉定
甲戌

樂清志十卷

陳氏曰縣令信安袁采君載撰

修水志十卷

陳氏曰分寧宰徐筠撰

連川志十卷

陳氏曰知連江縣豫章陶武克之撰嘉定乙亥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五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六

宋鄱陽馬端臨貴興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經籍考 史 里 時令

歷代宮殿名一卷

陳氏曰翰林承旨李昉等纂歷代及僭偽宮殿門闕樓觀
園苑池館名無不畢錄

五岳諸山記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多鄙誕不經

王屋山記一卷

陳氏曰唐乾符三年道士李歸一撰

華山記一卷

陳氏曰不知名氏

西湖古跡事實一卷

陳氏曰錢塘進士傅牧撰以楊蟠自詠增廣共為一百八十三目紹興壬午序

青城山記一卷

晁氏曰偽蜀道士杜光庭賓聖撰集蜀山若水在青城者悉本道家方士之言

峨眉志三卷

晁氏曰皇朝張開撰峨眉山名也隋開皇十三年以名其邑奇勝冠三蜀郡守呂勣命開考圖經及傳記石刻綴緝成書析為十四門宋白吳中復詩文附于後

茅山記一卷

陳氏曰嘉祐六年句容令陳倩修

幙阜山記一卷

陳氏曰葛洪撰其山在豫章

豫章西山記一卷

陳氏曰贊皇李上文撰嘉祐丁酉歲

玉笥山記一卷

陳氏曰唐道士令狐見堯撰山在新淦別本又有南唐及本朝事後人所益也

湘中山水記三卷

晉耒陽羅含章撰范陽盧拯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亦後人附益也

天台山記一卷

陳氏曰唐道士徐靈府撰元和中人也余假守臨海就使本道嘉熙丙申十月解郡符趨會稽治所道過之說欲往遊會大雪不果改轅由驛道至今以為恨偶見此記錄之

以寄卧遊之意

顧渚山記一卷

陳氏曰唐陸羽鴻漸撰鄉邦不貢茶久矣遺迹未必存也

廬山記五卷

晁氏曰皇朝陳令舉舜俞撰先是劉煥嘗為記今舉因而增廣之又為俯視圖紀尋山先後之次云

陳氏曰劉煥凝之李常公擇皆為之序今舉熙寧中謫居所作

續廬山記四卷

陳氏曰南康守贛陵馬玕錄山中碑記之文以續前錄

九華拾遺一卷

陳氏曰山居劉放至和二年自序曰滕天章作新錄於前沈太守撰總錄於後傳考傳聞復得三十餘節

九華總錄十八卷

陳氏曰邑人程太古撰裒集諸家所記萃為一編也

武夷山記一卷

陳氏曰杜光庭撰

霍山記一卷

陳氏曰知循州林須撰山在循州境內

羅浮山記一卷

陳氏曰廬陵郭之美撰皇祐辛卯序

鴈山行記一卷

陳氏曰永嘉陳謙撰嘉定己巳游山直至絕頂得所謂鴈蕩者前人蓋未之識也然繼其後者亦未有聞焉

廬阜紀遊一卷

陳氏曰開封孫惟信季蕃撰嘗大雪登山至絕頂盡得其

景物之詳嘉定初年也惟信能為詩詞善談話蓋嘗有官
棄去不仕自號花翁遊江湖間人多愛之

何氏山莊次序本末一卷

陳氏曰尚書崇仁何異同叔撰其別墅曰三山小隱三山
者浮石山巖石玲瓏山其實一也周回數里叙其景物序
為此篇自號月湖標韻清絕如神仙中人應高壽而終其
山間今蕪廢矣

湘江論一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潘洞撰

海壽志一卷

陳氏曰竇叔蒙撰

虛潮論一卷

陳氏曰永泰縣令錢樞撰述末稱天祐六年

海潮圖論一卷

陳氏曰龍圖閣學士燕肅撰進

潮說一卷

陳氏曰知錢塘縣張尹房撰凡三篇

西南備邊錄十三卷

罷嚴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總目
亦止載一卷豈嘉祐以前已亡逸乎德裕之深謀遠慮雖
至今可用也而所存止此可惜哉

西南備邊志十二卷

陳氏曰嘉州進士鄧嘉猷撰紹興末犍為有蠻擾邊初莫
知其何種族也已而有能別識其為虛恨蠻者時蜀邊久
無事既去而朝廷憂之詔有司經度嘉猷取秦漢以來訖
于本朝凡史傳所載蠻事皆著于篇時乾道中也其為志

九為圖一

北邊備對六卷

陳氏曰程大昌撰淳熙中進禹貢圖孝廟因以止虜地里為問對以虜無定居無文史不敢強言紹熙退居追采自古中華北狄樞紐相關者條列其地而推言之名曰備對南北攻守類考六十三卷

陳氏曰監進奏院趙善譽撰進以三國六朝攻守之變鑒古事以考今地每事為之圖

海外使程廣記三卷

陳氏曰南唐如京使章僚撰使高麗所記海道及其國山川事跡物產甚詳史虛白為作序已未十月蓋本朝開國前一歲也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陳氏曰唐三藏法師玄奘譯大總持寺僧辨機撰

南詔錄三卷

陳氏曰唐嶺南節度巡官徐雲虔撰乾符中邕州遣雲虔使南詔所作上卷記山川風俗後二卷紀行及使事

至道雲南錄三卷

陳氏曰左侍禁知興化軍辛怡顯撰李順之亂餘黨有散入蠻中者怡顯往招安之繼馳賜蠻酋告勅而歸遂為此錄天禧四年自序或云此書妄也余在莆田視壁記無怡顯名字恐或然

契丹疆宇圖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錄契丹諸夷地及中國所失地

遼四京記一卷

陳氏曰亦無名氏曰東京中京上京燕京

高麗圖經四十卷

陳氏曰奉議郎徐兢明叔撰宣和六年路允迪傳墨卿使高麗兢爲之屬歸上此書物圖其形事爲之說今所刊不復有圖矣兢鉉之後善篆書亦能畫嘗自題保大騎省世家宣和書學博士又自號自信居士

諸蕃志二卷

陳氏曰福建提舉市舶趙汝适記諸蕃國及物貨所出右地里

夏小正傳四卷

陳氏曰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傅崧卿注此書本在大戴禮鄭玄注禮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後人以大戴禮抄出別行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倣左氏經傳列正文其前時附以傳且爲之法

荆楚歲時記四卷

晁氏曰梁宗慤撰其序云傳玄之朝會杜篤之上巳安仁秋興之叙君道娛蜡之述其屬辭則已治其比事則未弘率爲小說以錄荆楚歲時風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餘事

錦帶一卷

陳氏曰梁元帝撰比事儷語在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也

玉燭寶典十二卷

陳氏曰隋著作郎傅陵杜臺卿少山撰以月令爲主觸類而廣之博采諸書旁及時俗月爲一卷頗號詳洽開皇中所上

歲華紀麗四卷

晁氏曰唐諤撰分四時十二月節序以事實爲偶儷之句

附著之

陳氏曰其書采經子史傳歲時事類聚而以儷語間之
保生月錄一卷

晁氏曰唐韋行規撰分十二月雜記每月攝養種藝祈禳
之術李翱爲之序

金谷園記一卷

陳氏曰題李邕撰館閣書目云唐中散大夫按邕字泰和
江都人至北海太守世號李北海其父善注文選者也中
散大夫唐文散階本傳不載不知書目別何所據唐世不
應有兩李邕也

秦中歲時記一卷

陳氏曰唐膳部郎中趙郡李綽撰綽別未見此據中興書
目云耳其序曰緬思庚子之歲荐周戊辰之年庚子唐廣

明元年戊辰梁開平二年也又曰偶記昔年皇居舊事綽
筆自嘆橫襟出涕然則唐之舊臣國亡之後感傷疇昔而
爲此書也按朱藏一紺珠集曾端伯類說載此書有杏園
探花使端午扇市歲除儺公儺母及太和八年無名子詩
數事今皆無之豈別一書乎

咸鎬故事一卷

陳氏曰韋慎微撰其書與前大同小異竟不知何人作也
末卷却有神鬼人者號儺公母一語按館閣書目秦中歲
時記一名咸鎬歲時記

輦下歲時記一卷

晁氏曰唐李綽撰綽經黃巢之亂避地蠻隅偶記秦地盛
事傳之晚學

千金月令三卷

陳氏曰唐孫思邈撰

國朝時令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曹昌朝撰景祐初復禮記舊文其唐月令別行三年詔昌朝與丁度李淑采國朝律曆典禮百度昏曉中星祠祀配侑歲時施行約唐月令定爲時令一卷以備宣讀後昌朝注爲十二卷奏上頒行

陳氏曰唐因禮記舊文增損爲禮記首篇天寶中改名時令景祐初始命復禮記舊文其唐之時令別爲一篇遂命禮院修書官丁度等約唐時令撰定爲國朝時令以便宣讀蓋自唐以來有明堂讀時令之禮也及昌朝解相印治郡五臣皆已淪沒乃采經史諸書乃祖宗詔令典式爲之集解而上之兩朝藝文志詔因入閣讀時令問禮官五月朔日夏至百官入閣可否皆曰五月朔朝會合唐舊制雖

是大祠比冬至圓丘禮成受賀在質明後無嫌然據易象月令及蔡邕有閉閣靜事不賀之說鄭康成據樂緯春秋之說夏至有前殿從八能作樂後漢嘗行其儀入閣讀令旣屬嘉禮在朔與假本無所礙惟夏至則於經義有妨移用七月朔又罷寶元二年宋庠論入閣之非兩制議入閣者是唐朝隻日紫宸殿受常朝儀若隔日行禮頗爲煩況今殿宇與舊不同乃止慶曆七年復詔來年四月一日讀時令禮院約定議注以通禮參用唐宣政殿朔望朝參儀草定御文德殿皇帝服靴袍百官公服減正仗半不設樂尋停皇祐初又詔立夏讀時令禮官邵必請四時皆讀然亦不果

歲時雜詠

續歲時雜詠

宣獻公宋及其孫剛叔撰濟北晁無咎補之作序曰余元

豐六年六月遇畢公叔於京師公叔言宋氏藏詩曰歲時
雜詠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髣髴具在公叔
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
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篋恐不得與造
物者爭功於是雜衆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
宣獻之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
人之所爲爲續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
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衆言憑几
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慘舒榮槁所以過乎
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也因以其集屬補之爲序
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亡久矣幽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
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矣屈原宋玉爲離騷最近於
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
其忠潔剛叔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昔人之意乎
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公叔之所取小大
咸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旁
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傳
猶之一氣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嚶然而鳴以謂天地
之巧盡此矣

歲時雜記二卷

陳氏曰侍講東萊呂希哲原明撰希哲正獻公公著之子
呂榮陽公在歷陽時與子孫講誦遇節日則休學者雜記
風俗之舊然後團坐飲酒以爲樂久而成編承平舊事猶
有考焉周平園序曰本朝承平歲久斯民安生樂業凡遇
節物隨時制宜雖有古有今或雅或鄙所在不同然上而
朝廷次而郡國下逮民庶驩娛熙洽未嘗虛度則一也侍

經籍考
講呂公當全盛時食相門之德既目擊舊禮又身歷外官
四方風俗皆得周知追記于冊殆無遺者惟上元一門多
至五十餘條百年積累之盛故家文獻之餘茲可推矣慶
元戊午秋公之玄孫仙遊邑大夫祖平以示平園老叟周
某竊有生晚不及見之嘆云

右時令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六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七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馬天馭應房校刊

經籍考 史譜牒目錄

姓源韻譜一卷

陳氏曰唐張九齡撰依春秋正典柳氏萬姓錄世本圖摺
撫諸書纂為此譜分四聲以便尋閱古者賜姓別之黃帝
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欽
項伯為劉氏是也唯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姓氏推
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後世論姓氏識其本異自五
胡亂華百宗蕩折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為
一區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歟

元和姓纂十一卷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七

姚恩編 余甫

晁氏曰唐林寶撰元和中封閭某於諸家姓氏爲太原其人乃言非本郡憲宗令宰相命寶纂諸家姓氏李氏時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內則以大姓爲首

陳氏曰元和中朔方別帥天水閻某者封邑太原以爲言上謂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誤不可再也宜使儒生條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孫職任並總緝之每加爵邑則令閱市吉甫以命寶二十旬而成此書絕無善本頃在莆田以數本參校僅得七八後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正矣

李氏皇室維城錄一卷

陳氏曰屯田郎中李衢汙王長史林替修止於僖宗蓋昭宗時所錄也

李氏房從譜一卷

陳氏曰唐洛陽王簿李匡文撰時爲圖譜官

聖唐偕日譜一卷

陳氏曰前賀州刺史李匡文撰序言前守職圖籍日撰天潢源派譜統務在省畧直取相承一葉旁附首分諸房今特從聖唐以來列聖下諸王公主逐帝書出號曰偕日與日齊行之義也匡文字濟翁又有資暇集見于錄

唐宰相甲族一卷

陳氏曰唐韋述蕭穎士等撰自王方慶而下十有四家唐相門甲族諸郡氏譜共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甲族八十六家氏譜自京兆八姓而下凡三百五十姓

唐杜氏家譜一卷

陳氏曰唐太子賓客杜信撰

唐鮮于氏卓絕譜一卷

晁氏曰唐喬琳撰藝文志有其目

天下郡望氏族譜一卷

陳氏曰唐李林甫等天寶八年所纂并附五音于後

姓苑二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古有何承天姓苑今此以李爲卷首當是唐人所爲

姓解三卷

陳氏曰鴈門邵思撰以偏旁字類爲一百七十門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景祐二年序

千姓編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記以姓苑姓源等書撮取千姓以四字爲句每字爲一姓題曰千姓編三

字亦三姓也逐句文義亦頗相屬始千字文之比云

陳郡袁氏譜一卷

陳氏曰袁陟世弼錄

陶氏譜一卷

陳氏曰懷州教授陶直夫錄侃之後也

帝王系譜一卷

陳氏曰武夷吳達公路撰政和壬辰也自漢迄周顯德每代略具數語其論曹操迫脅君后無復臣禮逆節已顯會其病死故纂竊之惡漏在身後昔人謂其不敢危漢者亦不覈其情耳此論與愚意脗合

群史姓纂韻譜六卷

陳氏曰永福黃邦先宋顯撰凡史傳所有姓氏皆有韻聚而著其所出建炎元年其兄邦俊宋英爲之序

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

陳氏曰校書郎史館校勘臨川鄧名世元亞撰其子椿年緒成之

皇朝百族譜四卷

陳氏曰長沙丁維臯撰周益公爲之序時紹興末也僅得百二十有三家其闕遺尚多未有能續裒集者

周平園序曰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死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婚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粱則左寒賤進而右者以爲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爲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侈臨怨則生乎其時者悉力以逞憾出乎其後者貪名以

自欺此正倫所以鑿社固義府所以陷不辜而無知如崇韜者所以流涕於尚父之墓而不耻也長沙丁公維臯宿學者儒慨然以譜牒爲任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得而不錄也日稟月聚殆且百家而又推其源流條其派別自微以至著由遠以及近疏戚窮達可指諸掌如嘗從其父兄而友其子弟也如與之同鄉黨而接姻婭也不亦博而知要也哉維臯不鄙謂予使序其首予曰書不待序也然維臯之意不可以不明蓋世臣巨室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先烈之有貽而思保其閥閱也方興未艾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將相之無種而思大其門閭也至於四姓小侯重茵疊衮則知無兩漢敗亡之禍勲臣勞舊傳龜襲紫則知無三世道家之忌上以彰國朝人物之盛下以爲子孫昭穆之辨向所謂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者不在茲乎他

日其得益多其編益詳上之太史傳之薦紳予亦將乞其副而寓目焉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或可勉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貞觀氏族志今已忘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又為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為參知政事予按此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輜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誤正同

闕里世系一卷

晁氏曰皇朝孔宗翰修孔子家譜也唐藝文志有孔子系葉傳今亡其家所藏譜雖曰古本止叙承襲者一人故多

踈略宗翰元豐未知洪州刊于牘紹興中端朝者續之止於四十九代洪興祖又以史記并孔光孔僖傳及太子賢注與宰相世系諸家校正且作年譜列于卷首

史氏譜一卷

陳氏曰奉直大夫米憲錄蓋國初勲臣米信之後信五世為莆元章又三世為憲

右譜牒

唐藝文志四卷

陳氏曰新唐書中錄出別行監中有印本

吳氏西齋書目一卷

晁氏曰唐吳兢錄其家藏書凡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兢自撰書附于正史之末又有續抄書列于後

文選著作人名三卷

晁氏曰唐常寶鼎撰纂文選所集文章著作人姓氏爵里行事及其著作之意

十三代史目三卷

晁氏曰唐殷仲茂撰輯史記兩漢三國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周隋史籍篇次名氏國朝杜鎬以唐五代書目續之

崇文總目六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王堯臣等撰書刊正訛謬條次之凡四十六類計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康定三年景祐中詔張觀李若谷宋庠取昭文史館集賢祕閣書成堯臣及提舉官聶冠卿郭植加階邑編修官呂公綽王洙刁約歐陽修楊儀陳經各進秩有差國史謂書錄自劉向至毋與所著皆不存由是古書難考故此書多所謬誤

陳氏曰時撰定諸儒皆有論議歐公文集頗見數條今此

惟六十六卷之目耳題云紹興改定

夾添鄭氏曰崇文總目衆手爲之其間有兩類極有條理古人不及後來無以復加也道書一類有九節九節相屬而無雜揉又雜史一類雖不標別然分上下二卷卽爲二家不勝冗濫及觀崇文九節正所謂大熱而濯以清風也雜史一家隋唐二志皆不成條理今觀崇文之作賢於二志遠矣此二類往往是一手所編惜乎當時不盡以其書屬之也

又曰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爲之說且爲之說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與前書不殊者則強爲之說使人意怠且太平廣記者乃太平御覽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說不及此意但以謂博采群書以類分門

凡是類書皆可博采群書以類分門不知御覽之與廣記又何異崇文所釋大槩如此舉此一條可見其他

大宋史館書目一卷

晁氏曰皇朝史館書總計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卷

邯鄲圖書志十卷

晁氏曰皇朝李淑獻臣撰淑若谷之子也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計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為八目

陳氏曰號圖書十志皇祐己丑自作序以示子孫曰朋圭芻者其子壽朋復主德芻也

成都刻石總目三帙

晁氏曰皇朝劉涇撰元祐中蔡京帥成都以意授涇纂府

縣碑板幢柱自東漢初平迄偽蜀廣政凡二百六十八

田氏書目六卷

晁氏曰皇朝田鎬撰田偉居荆南家藏書二萬卷鎬偉之子也因成此目元祐中袁默為之序

群書備檢十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輯易詩書左氏公羊穀梁二禮論語孟子荀子楊子文中子史記兩漢晉宋齊梁陳後周北齊隋新舊唐五代史書以備檢閱

秘書省四庫闕書目一卷

陳氏曰亦紹興改定其闕者注闕字於逐書之下

集古錄跋尾十卷

陳氏曰歐陽修撰編述之意序文詳之世所共知不復著

集古目錄二十卷

集古目錄

集古目錄

七

陳氏曰公子禮部郎官裴叔弼撰公既為跋尾二百九十六篇命裴撮其大要別為目錄裴之序云爾今改集中凡三百五十餘跋

歐公親書集古錄跋六卷

廬陵所刻凡二百五十篇視集中闕七之二

太宗御製御書目一卷

陳氏曰玉宸殿所藏兼有真宗御製序十四篇又本稍多而無序文

真宗御製碑頌石本目錄一卷

陳氏曰凡九十名件乾興所刊板

龍圖閣瑞物寶目六閣書籍圖畫目共一卷

玉宸殿書數附

陳氏曰已上平江虎丘寺御書閣有元頒降印本傳寫得之

京兆金石錄六卷

陳氏曰北平田稟纂元豐五年王欽臣為序自為後序皆記京兆府縣古碑所在覽之使人慨然

金石錄三十卷

陳氏曰東武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千卷蓋倣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歛識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為祖丁舉字即以為伍舉方鼎即以為子產仲吉匜即以為偏姑之類遂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世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實為余竊笑之惟其傳會之過併與其詳洽者皆不足取信矣惟此書跋尾獨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誠宰相挺之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

氏爲作後序頗可觀

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

書跋十卷

畫跋五卷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東平董道彥遠撰以其家藏書考其本末而爲之論說及於諸子而止蓋其本意專爲經設也

寶墨待訪錄二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襄陽米芾元章撰記承平時故家所藏晉唐遺跡

群書會記三十六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畧世間所有之書非必其家皆有之也夾漈書目一卷 圖書志一卷

陳氏曰鄭樵記其平生所自著之書志者蓋述其著作之

意也

集古系時錄十卷 系地錄十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抵因集古之舊詳考其時與地而系之二書相爲表裏

秦氏書目一卷

陳氏曰濡須秦氏元祐二年有爲金部員外郎者聞于朝請以宅舍及文籍不許子孫分割

藏六堂書目一卷

陳氏曰莆田李氏云唐江王之後有家藏告命其藏書目承平時今浸以散逸矣

吳氏書目一卷

陳氏曰奉議郎漳浦吳與可權家藏閩中不經兵火故家文籍多完具然地濕苦蠹損

晁氏讀書志二十卷

陳氏曰昭德晁公武子止撰其序言得南陽公書五十篋合其家舊藏得二萬四千五百卷其守榮州日夕讎校每終篇輒論其大指時紹興二十一年也其所發明有足觀者南陽公未知何人或云开度憲孟也未詳

遂初唐書目一卷

陳氏曰錫山尤氏尚書袁延之淳熙名臣藏書至多法書尤富嘗燼於火今其存亡幾矣

誠齋序略曰延之於書靡不親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曰計手抄若干占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子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乃屬予序其書目余記序之將借而傳焉

陳氏館閣書目二十卷

陳氏曰秘書監臨海陳騭叔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中興以來庶事草創固羅遺逸中秘所藏視前世獨無歎焉殆且過之大凡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蓋亦盛矣其間考究疏謬亦不免

館閣續書目三十卷

陳氏曰秘書丞吳郡張攀從龍等撰嘉定十三年上以淳熙後所得書纂續前錄草率尤甚凡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

鄭氏書目七卷

陳氏曰莆田鄭寅子敬以所藏書爲七錄曰經曰史曰子曰藝曰方曰伎曰文曰類寅知樞密院僑之子博聞強記多識典故端平初召爲都司執法守正出爲漳州以沒

寶刻叢編二十卷

陳氏曰臨安書肆陳思者以諸家集古書錄用九域志京府州縣繫其名物而昔人辨正審定之語具著其下其不詳所在附卷末

右目錄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八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經籍考 子儒家

儒家

漢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修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辟讀曰僻隋經籍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

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缺仲尼祖述前代脩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爲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漢志五十三卷八百三十六篇

入楊雄一家

隋志六十二部五百三十篇

通計亡書合六十部六百九卷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二部七百九十一卷

陸善經以下不著錄三十九家三百七十一

卷一

宋三朝志五十一部三百七十一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三卷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七卷

宋中興志九十六家一百一十八部八百五十七卷
曾十二卷

晁氏曰曾子者魯曾參也舊稱曾參所撰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爾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老其書也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爲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所是正者至于千有餘字云

高氏子略曰曾子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脩身至於天圓已見於大戴禮篇爲四十九爲五十八它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歟劉中壘父子奏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況他人乎然

董仲舒對策已引其書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

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質者吾日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

周氏涉筆曰曾子一書議道褊迫又過於荀卿蓋戰國時爲其學者所論也孔子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正指聖境妙處此書遽謂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七十而壞與否已不置論而何以爲過何以爲免聖門家法無此語也

陳氏曰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湖楊簡注

子思子七卷

晁氏曰魯孔伋子思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溫公采之著於通鑑夫利者有二有一已之私利有衆人之公利子思所取公利也其所引援易之言是也孟子所鄙私利也亦易所謂小人不見利不勸之利也言雖相反而意則同不當以優劣論也

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晁氏曰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

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後適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為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僅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其書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諫諍傲災祥尚強霸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為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昌黎韓氏曰荀氏書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故詩春秋無疵余故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子醇乎醇者也荀

與楊大醇而小疵

東坡蘇氏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

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有無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程氏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且性惡一句大本已失

朱子語錄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看來荀卿亦是剛明底人只是粗

陳氏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爲荀分爲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

參校江西曹司其同異著之竹冊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

董子一卷

晁氏曰周董無心撰皇朝吳秘注無心在戰國時著書闢墨子

賈誼新書十卷

崇文總目漢賈誼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爲十卷

晁氏曰誼著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考之漢書誼之著書未嘗散軼然與班固所載時時不同固紀云掇其切於世者容有潤益刊削無足怪也獨其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爲天子之囿官以靈臺爲神靈之靈與毛氏殊不同學者不可不知也

高氏子略曰皮日休讀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惟蘇公軾以爲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觀其過湘作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大絕是亦不善處窮者矣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嗚呼此東坡以志量才識論誼者非誼所及也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得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藁耳中間事事有些箇問新書曰此賈誼平日記錄藁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多在焉

陳氏曰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書末爲弔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書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楊子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漢楊雄撰晉祠部郎中李軌注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誤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爲序贊以發其大意然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靳靳然若影之守形旣鮮所發明又徃徃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

程子曰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曼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蓋雄規矩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陳氏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叙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李軌注本歷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然後板行與建寧四注本不同

溫公集注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溫公集晉李軌唐柳宗元國朝宋咸吳必注公自言少好此書歷年已多今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爲精詳宋吳亦據李本而文多異同今參以漢書取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云

太玄經十卷

晁氏曰漢楊雄子雲撰雄作此書當時已謂其艱深其後字讀多異予嘗以諸家本參校不同者疏於其上且發策以問諸生云楊雄準易作太玄經其自序稱玄盛矣而諸儒或以爲猶吳楚僭王當誅絕之罪或以爲度越老子之書大抵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皆未可信然譬矣聽訟曾未究其意烏能決其曲直哉今欲論玄之得失必

先窺其奧然後可得而議也夫元雖準易然托始高辛太初二曆而爲之故玄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爲一首九贊七百二十九贊有奇分主晝夜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準一卦始於中準中孚而終於養準頤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夫二十八宿錯居其間先後之序蓋不可得而少差也夫易卦之直日起於漢儒之學舍四正卦取六十卦之爻三百六十各直一日此玄之所準者也然易之卦直日其亦如玄之首有序乎抑無也若亦有之則雄之爲玄不亦善乎不然則玄之序亦贅矣自復姤而爲乾坤十有二卦皆以陰陽之消長分居十二月謂之辟卦固有序矣其餘一月而四卦之序云何耳如中孚頤何以爲一日之卦也曰公卿大夫侯者何謂也其所謂屯正於丑間時而左行蒙正於寅間時而右行者其旨可得而聞歟又

一陽一陰者玄相錯之法也然養爲陽而中不爲陰水火
木金土者玄相傳之法也然對爲金而羨不爲土其自相
戾類如此豈得無說哉

朱子語錄曰楊子爲人思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
它只是去推求然太玄亦拙底工夫蓋天地間只有一箇
奇耦奇陽耦陰春少陽夏太陽秋少陰冬太陰自二而四
自四而八只恁地推去都走不得楊子却添作三事事要
作三截又且有氣無朔有日星無歲月恐不是道理其學
本似老氏如清靜淵默等語皆是老氏意思

陳氏曰按漢志楊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本傳三方
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有首
衝錯測擣瑩數文掇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蓋與本
經三卷共爲十四今志云十九未詳初宋陸二家各依舊

本解釋范望折中長編或加新意既成此註乃以玄首一
篇加經贊之上玄測一篇附贊之下爲九篇列爲四卷首
測二序載之第一卷之首蓋猶王弼離合古易之類也卷
首有陸績述玄一篇

水心葉氏曰太玄雖名幽深然既枝葉扶疎獨說十餘萬
言侯芭又受其辭則是雄所以作之意固嘗曉然號於人
使皆可識不爲甚難明也至宋袁陸績范望乃皆創立註
釋若昔未嘗聞知者如首名以節氣起止贊義以五行勝
尅最爲此書要會不知自雄及芭親相傳授已如此耶或
舊語果零落而袁績等方以意自爲參測也以位當卦以
卦當日出於漢人若夫節候畧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
禍福生之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
雄爲孔氏之學其書將經緯大道奈何俛首效之且未有

求其小而能得其大者也惜乎其未講矣

范氏註太玄經解十卷

晁氏曰吳范望叔明註其序云子雲著玄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績解釋之文字繁隈今以陸爲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爲十卷耳以首分居本經之上以測散處贅辭之下其前又有陸績序以子雲爲聖人云

說玄一卷

晁氏曰唐王涯廣津撰涯始以貞元丙子終於元和己丑二十六年間註太玄爲六卷今不之見獨此書行於世凡五篇明宗一立例二揲法三占法四辨首五

巽巖李氏曰自晉范望而後爲玄學者無聞而涯獨能名家諸儒共宗之涯別有經註六卷行於世此特其大略耳

揲法所稱并芳之後便都數之不中分蓋誤也若爾則終不成七八之數當云又中分其餘而三數之但不復掛一然本多如此今姑仍其舊使觀者自擇焉

宋惟幹太玄解十卷

晁氏曰皇朝宋惟幹註惟幹嘗得太玄古本于昭應咸平中知滑臺取宋衷陸績范望三家訓解別爲之註仍作太玄宗旨兩篇附于後其學蓋師齊東田告司馬溫公所謂小宋者也

徐庸註太玄經解十卷

晁氏曰皇朝徐庸註庸慶曆間人也以范望解指義不的因王涯林氏諸解重爲之註取王涯說玄附於後自爲玄頤通名之爲太玄性總其自序云爾又多改其文字如以乾爲仡以姤爲姪以壯凡爲札乃以變爲變以稚爲推之

類其所謂林氏者瑀也賈文元嘗闢瑀之姦妄于朝

章氏太玄經註十四卷 疏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章登撰嘉祐中成都帥蔣堂獻其書于朝詔書褒寵賜號冲退處士實錄登字隱之雙流人通經術善屬文性恬淡屏居林泉以養生治氣爲事

巽嚴李氏曰其說以范望爲宗望所否者輒改正之大抵玄之吉凶專在晝夜而子雲之辭或奇奧難曉諸家往往迷誤指凶爲吉違背經義登獨以晝夜訂其辭於吉凶無所差比諸家誠最優焉登成都人字隱之博通五經尤長於易與太玄王素趙抃守蜀皆賓禮之賜冲退素所請也登將死其鄉人夢登以小童自隨投謁告別曰此間置塵非脩行地吾歸闕死矣登蓋明術數得道者云

陳漸演玄一卷

晁氏曰皇朝陳漸撰漸堯佐之族子也國史有傳凡十四篇漸謂史以楊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僭王按子雲法言解嘲止云太玄然則經非其自稱弟子侯芭之徒尊之耳

太玄淵旨一卷

晁氏曰右皇朝張揆撰

太玄經疏十八卷

晁氏曰皇朝郭元亨撰元亨謂雄之作玄傳之侯芭後獨有張衡桓譚張華見而稱嘆吳郡鄒伯岐求本不能得宋衷爲訓陸績爲解范叔明王涯亦注之皆未明白元亨在蜀自淳化末迄于祥符八年僅三十年撰成今數又云太玄潤色於君平未知何所據而言然

巽嚴李氏曰其疏專主范望雖講解極詳然於望本注無

所增益也元亨自謂得歸于蜀而不著其師之名氏蜀人
蓋多玄學疑嚴楊所傳固自不絕但潛伏退避非遇其人
則鮮有顯者耳元亨之本末亦未詳

太玄發隱三篇

巽巖李氏曰章啓撰有太玄講疏四十九卷其說甚備
發隱之作蓋在講疏以前其大略可見矣下篇所稱王荅
曰筮遇于一五七乃宋衷陸績舊註本寓言也而啓謂
宋陸皆居漢世去楊雄未遠必得之傳聞故因用之要恐
非實耳然亦不害學者觀其意焉可也

溫公集註太玄經十卷

晁氏曰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文晉范望
解替唐王涯註經及首測宋惟幹通註陳漸源玄吳秘章
義七家爲此書自慶曆至元豐凡三十年始成其直云云

者衷也小宋者惟幹也惟幹漸秘皆國朝人溫公說玄曰
班固稱諸儒或譏楊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
僭號稱王余亦私怪雄不替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
人之蘊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更乃爲一書且不知其焉
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
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
山者必踐於坎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
玄以漸進於易庶幾乎其可岐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
得觀之初則渾渾漫漫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
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
曰嗚呼楊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
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
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公天地人之道

以爲一究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歟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繫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

陳氏曰集取宋衷以下七家之說而斷之以已意

太玄釋文一卷

陳氏曰相傳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非後人所作也吳秘嘗作玄義豈卽此耶

音解四卷 玄歷一卷

陳氏曰右丞襄陵許翰松老撰所解十一篇通溫公詩爲十卷倣韓康伯註繫辭合王弼爲全書之例也大抵玄首如彖贊如爻測如象文如文言擬瑩規告如繫辭數如說卦衝如序卦錯如雜卦之類其於易也規規然擬之勤矣太玄歷者亦翰所傳云溫公手錄不著何人作

易玄星紀圖一卷

晁氏曰從公詹事公撰以溫公玄歷及邵康節六玄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楊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且辨正古今諸儒之失如美不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難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自屈矣此譜玄所以作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八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九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經籍考 子儒家

新序十卷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成帝時典校秘書因採載戰國秦漢間事爲三十卷上之其二十卷今亡

晁氏曰當成帝時典校書因採傳記行事百家之言刪取正辭美義可勸戒者爲新序說苑共五十篇新序陽朔元年上世傳本多亡關皇朝曾鞏子固在館中日校正其訛舛而綴綴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復全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補於世者稱同與楊雄爲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緊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

是何哉今觀其書蓋向雖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深而自得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可遵而行殆過於雄矣學者其可易之哉

南豐曾氏序略曰劉向所集次新書二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向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慢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所以取其失者豈好避哉不得已也

高氏子略曰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岨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辯邪正黜異端以為漢規鑒者盡在此書號說苑新序之旨也

說苑二十卷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向成帝時典秘書採傳記百家之言掇其正辭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說苑二十篇今存者五卷餘皆亡

晁氏曰劉向撰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忠政理尊賢正諫法誠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式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為目陽嘉四年上之闕第二十卷曾子固校書自謂得

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宗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篇又叙之然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

南豐曾氏序略曰向來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故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於理故不得而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意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持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讀其書知攷而擇之可也然向數因於讒而不改其操與患失之者異矣

陳氏曰序言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今以類相從更

以造新事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說苑按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謂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領圖也今本南豐曾氏序言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從士大夫得十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未知即當時篇章否新苑之名亦不同

續說苑十卷

崇文總目唐劉昫撰以劉向著說苑二十篇時漢史未行故漢事頗缺昫因采其所遺亡凡十篇云

鹽鐵論十卷

晁氏曰漢桓寬撰按班固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務抑未母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

郎至廬江太守丞傅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有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凡十六篇

高氏子略曰漢志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議凶奴議捐朱匡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詢謀僉同者也班氏一贊專美乎此然觀一時論議其所問對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瑩然太過人者

陳氏曰本始元年召問文學賢良對願罷鹽鐵權酤均輸與御史大夫弘羊相詰難於是罷權酤而鹽鐵卒不變故昭紀贊曰議鹽鐵而罷權酤也及宣帝時寬推衍增廣著數萬言凡六十篇其末曰雜論班書取以爲論贊其言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嗚呼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日錄言之王安石之辨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霍光號知時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先朝首事之臣與諸儒論議反復不厭或是或非一切付之公論而或行或否未嘗容心焉以不學無術之人而暗合乎孟莊子父臣父政之義曾謂元祐諸賢而慮不及此乎

潛夫論十卷

晁氏曰後漢王符節信撰在安和之世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二十六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貴忠浮僞直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其述赦旨意甚明云

申鑒五卷

陳氏曰漢黃門侍郎潁川荀悅仲豫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古今名言也

中論二篇

晁氏曰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曾子固嘗序其書略曰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闕此篇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本非全書也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秦滅學之後百世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空能自得於治心養性之方去就語默之際況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論六藝

其所得於內又能信而充之邊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可不謂賢乎今此本亦止二十篇中分爲上下兩卷按崇文總目七卷不知何人合之李獻民云別本有復三年制役二篇乃知子固時尚未亡特不見之爾

陳氏曰唐志六卷今本二十篇有序而無名氏蓋同時人所作

孔叢子七卷

晁氏曰楚孔鮒撰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爲言聚也邯鄲書目云一名盤孟取事雜也至漢孔臧又以其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十一篇嘉祐中宋咸爲之注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藏十篇雜家

有孔甲盤孟書二十六篇其注謂孔甲黃帝史或曰夏帝疑皆非今此書一名盤孟獨治篇又云鮒或稱孔甲連叢又出孔臧意者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孟書而亡六篇連叢即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也

陳氏曰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之書也小爾雅一篇亦出於此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一名盤孟按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為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為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而下數世迄于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以鮒撰按儒林傳所載為博士者又曰孔甲顏注曰將名鮒而字甲也今考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然則顏監未嘗見此書耶藝文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也其書蓋田蚡

所學者其與孔鮒初不相涉也中興書目乃曰一名盤孟不知何據豈以漢所謂孔甲即陳王博士之孔甲耶高氏子略曰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出于雜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孟者其事雜也漢書注又以孔甲為黃帝之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序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為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若此

朱子語錄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其文氣軟弱全不似西漢文字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略不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家訓七卷

晁氏曰北齊顏之推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

陳氏曰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然其書頗崇尚釋氏云

文中子十卷

晁氏曰右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為是書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為史臣所削今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模擬竄竊有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為疑

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十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為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為門人抑又可知矣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為人傳會

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王氏揮塵錄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偽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于文粹

龍川陳氏類次文中子引曰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第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常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

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語論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尋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畧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以知之也

又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謏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無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

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子類次之意如此

又曰魏證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

朱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所以修身所以治人以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

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以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則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切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替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

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輿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爲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限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論矣其視荀楊

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言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往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朱子語錄問董子文忠子如何曰仲舒本領純正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行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未必如仲淹仲淹識見高明如說治體處當高了但於本領處如古人明德新民止至善處皆不理會要知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以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文中子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只自莊老中來陳氏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房魏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錄舊傳以此為前後序非也又有龔鼎臣注自甲至癸為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非跋云龔自謂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帝範一卷

見氏曰唐太宗撰凡十二篇今存者六篇貞觀末著此書以賜高宗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其末頗以太侈自咎以戒高宗俾勿效已殊不知閨門之內慙德甚多豈持太侈而已武后之立實有自來不能

身教多言何益悲夫

臣範二卷

晁氏曰唐則天皇后武氏撰範或作軌武氏稱制時嘗詔天下學者習之尋廢本十篇今缺其下五篇

法語二十卷

晁氏曰南唐劉鶚撰甲戌歲擢南唐進士第實開寶七年也著書凡八十一篇言治國立身之道徐鉉爲之序

聲隅子歛歛微論十卷

晁氏曰皇朝黃晞撰聲隅子晞自號也其叙畧曰聲隅者枘物之名歛歛者無歎之聲瓊微者述之之謂故以名其書晞蜀人本朝仁宗時

山東野錄七卷

陳氏曰殿中丞臨淄賈同公疎撰本名罔真宗御筆改之

蓋祥符祀汾陰時所放經明行修進士也

續家訓八卷

晁氏曰皇朝董政公撰續顏氏之書

家範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纂取經史所載聖賢修身齊家之法凡十九門編類訓子孫

後溪劉氏後序曰溫公家範十有二卷其自序首易家人明以大經大訓凡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匹夫匹婦一言一行與經訓合者莫不纂集以垂法於將來於是既總述治家之要又門分而事別之由祖若父若母由子若女若孫由諸父若兄若弟若姑姊妹由夫若妻由舅姑若婦由妾若乳母終焉門有其事事有其法嗚呼可謂備矣公以其所躬行者合之於古人之所躬行以古人之所躬行合之

於六經與前哲之所嘗言其書反復詳重可謂至深至切矣或曰聖人議道自己而制法以人謂其可以通行也公佩服仁義周旋道德蓋左準繩右規矩者也今其爲書嚴矣哉其所采錄文有人所甚難者夫行不貴苟難嚮使公裁而歸諸中不亦善乎余曰今夫子事父母下氣怡聲問疾痛病癢而敬扶持之抑搔之徐行後長者凡若此類豈有難哉而人猶忽之則夫表出其所甚難固以愧夫人之忽乎其所甚易者也且匹夫匹婦未必一一知經而或者乃能苦節危行至有殺身以全大義立大倫凜然如嚴霜烈日此又豈有驅而率之者乎觀古人之事愧其所甚難則必能勉行其所甚易蹈其常履其變充而至之可也

古今家戒

太常少卿長沙孫景修集穎濱序略曰轍少而讀書見父

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不盡也嗚呼此父母之心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其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致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闢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母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于今父戒四十五母戒若干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潛虛一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擬太玄撰此書以五行爲

本五五相乘為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
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其手寫藁草一通今在
子建姪房

朱子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曰范仲彪炳文家多藏司馬
文正公遺墨嘗示予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甚多問之
云溫公晚注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嘗以手藁屬晁
景迂補之而晁謝不敢也近見泉州所刻乃無一字之闕
始復驚疑然讀至數行乃釋然曰此贗本也

陳氏曰言萬物皆祖於虛玄以準易虛以準玄

潛虛發微論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敦實撰凡九篇

信書三卷

巽岩李氏曰文軫撰軫綿州巴西縣人登元豐二年進士

第為朝散大夫以老其書大抵祖周易而倣太玄畧與潛
虛相似規模制造雖不免乎屋下架屋之譏然軫之用心
亦勤矣其數本三統五行三其五而成十五式每式八變
十五其八一百二十斷易有象曰玄有測曰潛虛有解而
此書乃無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測解之類也十五
式一百二十斷皆宜有信曰而今所見獨勉成地靈憂苦
首疾豐和天英六式之十二斷又終篇不載揲法恐此本
未為全書且其間尚多差誤不可強正姑列于後以待考

弟子記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記其門人荅問之言楊慥王安
石之徒書名王深甫歐永叔之徒書字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九

經籍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九

書

文獻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十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馥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子 儒家

周子通書一卷 太極圖說一卷

朱子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

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
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子既沒而傳者鮮焉其
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
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遽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
得通書而始明朱子既爲太極圖說則錄以寄廣漢張敬
夫以書來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
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
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切以爲此
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
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
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
入耳出口其敝必有不勝言者

晁氏曰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遂大顯
于世此其所著書也

濂溪遺文遺事一卷

陳氏曰侍講朱熹集次於南康

正蒙書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載子厚撰張舜民嘗乞追贈載于朝云橫
渠先生張載著書萬餘言名曰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
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
前人其孟軻楊雄之流乎此書是也初無篇次其後門人
蘇昞等區別成十七篇又爲前後序又有胡安國所傳篇
爲一卷末有行狀一卷

藍田呂氏曰先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

朱子語錄曰正蒙有差分曉底看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它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差了

西銘集解一卷

陳氏曰張載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即

訂頑也大抵發理一分殊之旨有趙師俠者集呂大臨謝安國張九成朱熹四家說爲一篇刻之興化軍又有戶部侍郎王夢龍集通書西銘解爲三卷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

程氏遺書二十五卷 附錄一卷 外書十三卷

陳氏曰朱熹集錄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下諸家所聞見問答之語附錄行狀哀詞祭文之屬八篇其年譜朱公所撰述也外書則又二十五篇之所遺者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嚙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書乍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知其味又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略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記論語者只爲不憎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河南師說十卷

陳氏曰尚書潁川韓元吉無咎以河南雅言伊川雜說及諸家語錄羣爲十卷以尹和靖所編爲卷首不如遺書之詳訂也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

晁氏曰自宋朝邵雍堯夫撰雍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此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卽位之二十一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事以符其學後又有繫述叙篇其子伯溫解

陳氏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長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陳搏盖數學也曰元會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于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末二卷論所以爲書之意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王帝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凡六十二篇其子伯溫爲之叙系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反對諸圖又爲

易學辨惑一篇叙傳授本末真偽然世之能明其學者蓋鮮焉

朱子語錄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三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束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楊子雲太玄便零星補湊得可

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又曰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先生曰它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精微曲折也未必曉得當時康節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觀物外篇六卷

晁氏曰右邵雍之沒門人記其平生之言合二卷雖以次筆授不能無小失然足以發明成書爲多故以外篇名之或分爲六卷

陳氏曰康節門人太常寺簿張嶠子望記其言雖十纔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

觀物內篇二卷

陳氏曰康節之子右奉直大夫伯溫撰卽經世書之第十一十二卷也

張氏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先生詩云若無楊子天人學安有莊周內外篇以此知外篇亦先生之文門人蓋編集之耳

又曰皇極經世者康節之易先天之嗣也觀物篇立言廣大措意精微如繫辭然稽之以理既無不通參之以數亦無不合

漁樵問對一卷

晁氏曰皇朝邵雍撰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當考

程氏雜說十卷

晁氏曰皇朝程頤正叔門人雜記其師之言

信聞紀一卷

經學理窟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載撰雜記經傳之義辨釋老之失

近思錄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呂祖謙取周程氏之書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六百十九條取切問近思之義以教後學

趙氏跋曰朱子呂子相與講明伊洛之學取其言之簡而要者集爲是書要使學者知所趨向譬如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苟不惑其塗路則千里雖遠行無不知矣

然其間亦有平居師友相問答之際盡意傾吐義已切至而語不暇擇者學者得其意玩其辭可也不然徒高遠其言詭異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學云云者則甚非朱呂所以爲書之意也

答邇英聖問一卷

兩朝國史志慶曆四年三月仁宗於邇英閣出御書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之訓二曰奉眞考之業三曰念祖宗艱難四曰思眞宗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親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崇靜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驕十四曰招勇將十五曰尚儒術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杜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滿盈二

十五曰傷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二十七曰訪屠釣二十八曰講遠圖二十九曰絕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鑒迎合三十三曰罪已爲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求善補過又出危箴諭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暨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注釋其義是月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上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卽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

帝學十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醇夫纂自古賢君迫于祖宗務學事迹爲一篇以勸講醇夫元祐時在講筵八年詰旦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平

時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議仍參之時事以爲勸戒其音琅然聞者興起東坡嘗曰淳夫講書言簡義明粲然成文章爲今講官第一

陳氏曰其所編集上自三皇五帝迄于本朝神宗凡聖學事實皆具焉

儒言一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其書蓋辨正王安石之學違僻者元城語錄三卷

陳氏曰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仕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劉先生談錄一卷

陳氏曰知秀州韓瓘德全撰瓘億之曾孫緬之孫官二浙道睢陽往來必見劉元城記其所談二十一則

道護錄一卷

陳氏曰胡瑗德輝所錄劉元城語凡十九則以上三書皆刻章貢末又有邵伯溫呂本中所記數事附焉

節孝先生語一卷

陳氏曰江端禮季恭所錄山陽徐積仲車語

龜山語錄五卷

陳氏曰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太原伯逢所錄楊時中立語及其子迥彙錄共四卷末卷爲附錄墓誌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庭闈彙錄一卷

陳氏曰卽楊迥所錄當政和八年其父亡恙時也

龜山別錄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錄

尹和靖語錄四卷

陳氏曰馮忠恕祁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尹焞彥明語

胡氏傳家錄五卷

陳氏曰曾幾吉父徐時動舜鄰楊訓子中所記胡安國康

侯問答之語及其子寧和仲所錄家庭之訓

無垢語錄十四卷

言行編遺文共一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之甥于恕所編心傳錄及其門人郎
曄所記日新錄近時徐鹿卿德夫教授南安復哀其言行
繫以歲月及遺文三十篇附于末

師友雜志一卷 雜說一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

胡子知言一卷

陳氏曰五峯胡宏仁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從

之游

朱子語錄因論湖湘學者崇尚胡子知言曰知言固有好
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
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
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好以惡說性
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
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
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引誘孰
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
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不可以善言矣如曰性也者
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
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
故誇逞其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

處孔子則直是平實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

忘筌書一卷

陳氏曰浦城潘植子醇撰多言易亦涉異端凡五十一篇此書載鳴道集為九十二篇附見者又十有三而館閣書目又稱七十七篇皆未詳

諸儒鳴道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涑水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元城上蔡無垢以及江民表劉子翬潘子醇凡十一家其去取不可曉

兼山遺學六卷

陳氏曰河南郭雍錄其父忠孝之遺書前二卷為易著卦次為九圖又次說春秋又次為性說三篇末卷問答

忠孝父子世系出處本末次詳見易類

玉泉講學一卷

陳氏曰沙隨程迥可父所記喻樗子才語樗本末見語孟類

周簡惠聖傳錄一卷

陳氏曰參政荆溪周葵淳義撰自堯舜至孔孟聖傳正統為絕句詩二十章而各著其說自為一家然無高論

南軒語錄十二卷

陳氏曰蔣邁所記張栻欽夫語

晞顏錄一卷

陳氏曰張栻取經傳中凡言及顏子者錄為一編

晦菴語錄四十六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陵陽李道傳貫之哀晦翁門人廖德明

子晦而下三十二家刻之九江

晦菴續錄四十六卷

陳氏曰李太史之弟樞密性傳成之又得黃幹直卿而下四十一家及前錄所無者併刻之

呂氏讀書記七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閱之書隨意手筆或數字或全篇蓋偶有所感發或以備遺忘者

閩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集經史子傳發明人倫之道見於父子兄弟之間者爲一篇時教授嚴州張南軒守郡實爲之序先聖大訓六卷

陳氏曰龍圖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撰取禮記家語左傳國語而下諸書凡稱孔子之言皆類爲此編然聖人之旨

意未易識也喪欲速分其死欲速朽自門弟子已不能知其有爲而言況於百氏所記其間淺陋依托可勝道哉多聞闕疑庶乎其弗畔也

已易一卷

陳氏曰楊簡撰

慈湖遺書三卷

陳氏曰楊簡撰前二卷雜說末一卷遺文慈湖之學專主乎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語其誨人惟欲發明本心而有所覺然稱學者之覺亦頗輕於印可蓋其用功偏於上達受人之欺而不疑切嘗謂誠明一理焉有誠而不明者乎當淳熙中象山陸九淵之學盛行於江西朱侍講不然之朱公於前輩不肯張無垢於同流不肯陸象山爲其本原未純故也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道之不明賢

者過之也

明倫集十卷

陳氏曰高安塗近止撰取經傳言行之要以孝為本推而廣之為十篇塗有子登科得初品官致仕

心經發語一卷

陳氏曰參知政事建安真德秀希元撰集聖賢論心格言三先生謚議一卷

陳氏曰嘉定中魏了翁華父為潼川憲奏請賜周程謚寶慶守李大謙集而刻之併及諸郡祠堂記文

言子三卷

陳氏曰言偃吳人相傳所居在常熟縣慶元間邑宰孫應時李和始為立祠求朱晦翁為記近新昌王燭伯晦復哀論語書所載問答為此書邑中至今有言氏亦買田教養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

經籍子

文獻通考卷三百十

七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一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經籍考 子道家

漢藝文志曰道者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法

隋經籍志云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漢志三十七篇九百九十三篇

隋志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唐志七十七家八十四部一千丹四卷

宋三朝志四十三部二百五十卷

宋兩朝志八部十五卷

宋四朝志九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四十七家五十二部一百八十七卷

鬻子一卷

晁氏曰楚鬻熊撰按漢志云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虞行珪注求微中上于朝叙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

石林葉氏曰世傳鬻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藝文志本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

說家亦別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求微中逢行珪所獻其文大略古人著書不應爾廖仲容子抄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行珪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書或有附益云

巽巖李氏曰藝文志二十六篇今十四篇崇文總目以爲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某謂劉向父子及班固所著錄者或有他本此蓋後世所依託也能旣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何耶又文多殘闕卷第與目篇皆錯亂甚者幾不可曉而注尤謬誤然不敢以意刪定姑存之以俟考

高氏子略曰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武逐麋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今觀其書則

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
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之
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
又曰鷙鳥將擊卑飛翮翼武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
必有愚色尤決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
其書辭意大略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爲書者是亦漢
儒之所綴緝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
天下也奇矣藝文志叙鬻子名能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
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此語亦佳因
錄之未微申逢行珪爲之序曰魏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
四篇予家所傳乃篇十有二

陳氏曰漢志云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唐
鄭縣尉逢行珪注止十四篇蓋中間以二章合而爲一故
視陸本又少一篇此書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
不同姑兩存之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晁氏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
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予嘗學焉通其大
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爲之書乎不然何其
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
當之爲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于成敗生死則以爲有命
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
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
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
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
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

畏其去故不居凡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
爲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用此觀之豈
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
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爲有所不敢爲則其蔽大矣此老子
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率列於百家而不爲天下達
道歟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近二百字互有得失乙者
五字注者五十五字塗者三十八字其間徽宗御注最異
諸本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
無能易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
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
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
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
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

人也不可得意志於天下者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
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則以喪禮處之其不同至如此
朱子語錄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
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老子術冲嗇不肯役精神
○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
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
而欲去之曰使渠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
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
實見故亦不脫灑○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
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
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
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
低下處讓爾在高處它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爾爭他這

工夫極難常見盡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它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它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奇以無事取天下它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即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它說一話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垂也老子說話只是欲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陳氏曰昔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爲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爲謚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太史公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請問之即授素書道經章句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玄稱其非真殆以此歟傳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老子指歸十三卷

晁氏曰漢嚴遵君平撰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首之類按唐志有嚴遵

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題谷神子而不顯名姓疑即廓也

老子略論一卷

晁氏曰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景迂云弼有得於老子而無得於易注易資於老子而老子論無資於易則其淺深之効可見矣

陳氏曰魏晉之世玄學盛行弼之談玄冠於流輩故其注易亦多玄義晁氏以道言弼注易亦假老子之旨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經爲上下卷此本道德經且無章目當是古本明皇老子注二卷疏一卷

晁氏曰唐玄宗撰天寶中加號玄邁道德經世不稱焉又頗增其詞如兒貴食母作兒貴求合於母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之義諸侯之子以大夫妻爲食母增之贅矣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晁氏曰唐蜀郡岷山道士張君相集河上公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羅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松靈仙人裴處思杜弼節解張憑張嗣臧玄靜大孟小孟賈略宋文明楮綽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等注君相稱三十家而列其名止二十有九蓋君相自以爲一家言并數之耳君相不知何時人而謂成玄英爲皇朝道士則唐天寶後人也以絕學無憂一句附絕聖棄知章末以唯之與阿別爲一章與諸本不同

道德經傳四卷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傳疏道德二經義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杜光庭撰以明皇注疏演其義

道德經疏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河上公葛仙翁鄭思遠唐睿宗明皇諸家注序其自疏

道德經疏節解上下各二卷

崇文總目偽蜀喬諷撰諷仕偽蜀爲諫議大夫知制誥奉詔以唐明皇注疏杜光庭義綴其要附以己意解釋之

道德經小解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注解道德經義

道德經譜二卷

崇文總目道士扶小明撰不詳何代人以道德經章句略爲義訓

老子道德經論著三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撰光意謂太史公曰老子著書言道

德之意後人以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故廢道經德經之名而曰道德論墓誌載其目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

王介甫注老子二卷王雱注二卷呂惠卿注二卷陸佃注二卷

劉仲平二卷

晁氏曰王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寂所致意首章皆斷有無作一讀與溫公同後其子雱及其徒呂惠卿陸佃劉仲平皆有老子注

呂氏老子注二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撰其意以老氏之學合有無謂之玄以爲道之所由出蓋至于命矣其言道體非獨智之見孰能臻此求之終篇膠於聖人者蓋寡但不當以聖智仁義

爲可絕棄耳

蘇子由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注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者游而有所得焉於是解老子嘗曰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毀世法以此耳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其自序云耳其解是謂襲明以爲釋氏傳燈之類

陳氏曰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

朱子雜學辨曰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與之辨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辨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辨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爾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御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鄭居中視草未詳

劉巨濟注老子二卷

經籍子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七

晁氏曰皇朝劉涇巨濟注涇蜀人篤志于學文詞奇偉早登蘇子瞻之門晚受知蔡京除太學博士

老子解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其說曰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所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支九竅本韓非子解老之說

易老通言十卷

陳氏曰程太昌撰其序言多爲訓老而實該故曰易老通言易在而六經皆在矣蓋以易爲六經之首也

李暹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右李暹注其傳曰姓辛葵丘灘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云按劉向

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顏籀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經秦火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爾雅周公作也而有張仲孝友列子鄭穆公時人而有子陽魏栗是也李暹師事僧般若流支蓋元魏人也

河東柳氏辨文子曰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徐靈府又有李暹注訓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或謂其書錄老子遺言

子然考其書考即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切取它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童音

堯山高貌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

又頗惜之閔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高氏子略曰天寶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柳子厚為刊去
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
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
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
觀其所齊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
嗜欲害之此亦學之一變也

周氏涉筆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厚所云駁書也然不獨
其文聚斂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之氣
脉皆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
王時人非也

陳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
平王問以依託者也○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註計然范
蠡師名石裴駟曰計然葵丘灘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
引以為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况未必當時本書乎
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

墨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墨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
時人

朱玄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唐朱玄注缺府言一篇或取墨注補焉

張湛注列子八卷

晁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
黃帝老子清虛無為務崇不競其言與莊周類晉張湛
注唐號冲靈真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方命篇言壽夭不
存於葆養窮達不繫於智力皆天之命揚朱篇言耳目之
欲而不卹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醜是之謂制

余甫

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皆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之學
本謂世衰道喪物僞滋起或騁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
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天真以徇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
因以餒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好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好
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矣非不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異乎
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修身以俟焉以爲立嚴墻
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爲其
樂也外而不易吾內嗚呼以此自爲則爲愛已以此教人
則爲愛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歟

河東柳氏辨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
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
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
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

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
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占文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

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
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惟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

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

辭放方其稱夏棘徂公紀渚子渚音季咸等皆出列子不

可盡紀雖不繫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廓居亂世遠於利

禍不得達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

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

耶其楊朱力命列子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

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

慎取之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之

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談譎縱橫惟其所欲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爲詭辭以激之劉向弗悟遂以爲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微知之至於述事爲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諡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說勇有力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可復到耶

朱子語錄曰列子平淡踈曠○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常稱之

高氏子略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遠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笠乾之師聞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列子釋文二卷

晁氏曰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為當塗丞

郭象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莊周撰郭象注周為蒙漆園吏按漢書志本五十二篇晉向秀郭象合為三十三篇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號南華真經自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培擊百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楊雄以來諸儒莫不闢之而放者猶謂自游方之外尊其學以自肆於是乎禮教大壞戎狄亂華而天下橫流兩晉之禍是已自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為一家而不及孔子莫不以為陽詆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知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

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為主入耶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為尊我開關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

東坡蘇氏莊子祠堂記曰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焉公子微服出亡而問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

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玉說劍皆淺漏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燦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之本意朱子語錄曰莊列亦是曾點底意思它也不是專學老子

吾儒書它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瞞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列莊本揚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它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伏它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又莊子比列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爲不足爲列子却有規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曾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先生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它只是在僻處自說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止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

陳氏曰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遷

流象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默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向義今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

莊子音義三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卽經典釋文二十六至二十八卷成玄英莊子疏三十三卷

晁氏曰唐道士成玄英撰本郭象注爲之疏義玄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加號西華法師永徽中流郁州不知坐何事書成道士元慶邀文學賈鼎就授大義序云周字子休師長桑公子內篇理深故別立篇目外篇雜篇其題取篇目二字而已

文如海莊子疏十卷

晁氏曰唐文如海撰如海明皇時道士也以郭象注放乎

自然而絕學言失莊生之旨因再爲之解凡九萬餘言

吉甫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惠卿撰吉甫惠卿字也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餘續成之

王元澤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雱字元澤撰

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爲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某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同翰墨具在

鷗冠子八卷

晁氏曰班固載鷗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鷗羽爲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

多取賈誼鵬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鵬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詞雜黃老刑名意皆淺鄙宗元之評蓋不誣昌黎韓愈讀鵬冠子曰鵬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授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河東柳氏辨鵬冠子曰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鵬冠子鵬冠子十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篇頭與鵬賦相亂余往

來京師求鵬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鵬冠子遷號爲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高氏子略曰列仙傳曰鵬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道家事則蓋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鵬冠子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末章一壺千金蓋外此文勢闕自不足錄柳子厚則斷然以爲

非矣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爲先王
比間起教鄉遂達才道廣法寬尊上帥下君師之義然也
今自五長里有司扁長鄉師縣嗇夫郡大夫遞相傳告以
及柱國令尹然動輒有誅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
相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與編氓用三尺
法此何典也處士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何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
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淺言自今考之柳說
爲長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
嘗辨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鵜冠子者

亢倉子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

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
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
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
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
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
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
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
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
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璨註

高氏子略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
老氏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
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
士王褒乃趨世好迫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

列子文子乃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蓋全未識庚桑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補賊廣引俟赦率是獄案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爲唐人短淺者無書不煩子厚掇擊也惟農道一書可讀自合孤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變也崇文總目凡九篇

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啓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

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托也序亦不類向文

素書一卷

晁氏曰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龐雜無統蓋采諸書以成之者也陳氏曰後人傳會依托以爲之者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七賢注陰符經一卷李筌注陰符經一卷

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

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皇朝黃庭堅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指擊也

朱子語錄問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爲之聖賢言語自平正却無蹊歛如許

崇文總目自太公而下註傳尤多今集諸家之說合爲一書若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李筌李合李鑒李銳楊晟凡十一家自淳風以下皆唐人又有傳曰者不詳何代人太公之書世遠不傳張良本傳不云著書二說疑後

人假托云又有陰符經敘一卷不詳何代人叙集太公以後爲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靖撰以謂陰符者應機制變之書破演其說爲陰符機又有勢滋及論合三篇

陰符經太無傳一卷 陰符經辨合論一卷

崇文總目唐張果傳或曰果於道藏得此傳不詳何代人所作因編次而正之今別爲古字蓋當時道書所得之本也

陰符經正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韋洪撰

陰符經要義一卷 陰符經小解一卷

崇文總目題云玄解先生撰不詳何代人

天機子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葛亮撰予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爲爾托之孔明也載道藏中

陰符元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筌好神仙嘗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雖略抄記而未曉其義後入秦驪山逢老母傳授

陳氏曰卽陰符經也監察御史新安朱安國註此書出於李筌云得於驪山老母舊志皆列於道家安國以爲兵書之祖要之非古書也

無能子三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唐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輔景氏舍成書三十篇述老莊自然之旨總目錄之道家

陳氏曰唐志云光啓間隱民蓋其自敘

四子治國樞要四卷

晁氏曰唐范乾九集四子謂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其意以爲黃老之道內足以脩身外足以治國者分爲二十門玄真子外篇三卷

陳氏曰唐隱士金華張志和撰唐玄真十二卷今纔三卷非全書也旣曰外篇則必有內篇矣志和事跡詳見余所集碑傳

莊子十論一卷

陳氏曰題李士表撰未詳何人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二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子 法家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
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
仁恩專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厚薄

漢志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隋志六部合七十二卷

唐志十五家十五部一百六十六卷并和章以下不著
三家二十五卷

宋三朝志七部六十七卷

宋兩朝志三部二十六篇

宋中興志四家四部五十卷

管子二十四卷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杜佑指略序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管仲九合諸侯以尊王室而三歸反坫僭擬邦君是以孔子許其仁而陋其不知禮義者以故謂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强又頗以禮義廉耻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爲五伯之盛宜矣其以汰侈聞者蓋非不知之罪在於志意易滿不能躬行而已孔子云爾者大抵古人多以不行禮爲不知禮陳司敗譏昭公之言亦如此然則其爲書固無不善也後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

因爲是正其文字而辨其音訓云

東坡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繫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是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群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紕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

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
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
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
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
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
韓之先驅執斯之初覺民懼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
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
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
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
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肯爲
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
諸篇

高氏子略曰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
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
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
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鑿變徙剗蝕而迄無
餘腴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
下一於兵而忘其爲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孰非利
也而乃攻之以貪騁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
之以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
嗚呼仲其不仁也哉而況井田旣壞槩量旣立而商鞅之
毒益滋矣封建旣隳詩書旣燦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繫誰
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
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執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士之智
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而卒不可復行蓋三代之法

甚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它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詞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同故邪然以爲道家則不類今從隋唐志

崇文總目唐國子博士尹知章註按吳兢書目凡三十卷自存十九卷自列勢解篇而下十一卷亡又有管氏指略二卷唐杜佑撰采管氏章句之要爲十篇

商子五卷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旣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矣

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

者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為本根今云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糴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與樂大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為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撲則商估少而農不耐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為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耶

陳氏曰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

慎子一卷

陳氏曰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十二篇先於申韓稱之唐志十卷滕輔註今麻沙刻本纔五篇固非全書也按莊周荀卿皆稱田駢慎到趙人駢齊人見於史記列傳今中興館閣書目乃曰濶陽人濶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蓋據書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天子以為天下君不擇其下為下易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人不得其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自古論王政者能及此鮮矣又云君含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

出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今通指慎子爲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用而騶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韓子二十卷

晁氏曰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嚴無誠惻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高氏子略曰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楊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名家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鑿者爲之鑿者許也音工鈞反則荀鉤鈇析亂而

已鈇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反

漢志七家三十六篇

隋志四部七卷

唐志十二家十二部五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部一十八卷

尹子二卷

晁氏曰周尹文撰仲長氏所定序稱文宣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之而前漢藝文志敘此書在龍書上顏師古謂嘗說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客于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

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恠妄言哉李獻臣云仲長氏統也熙伯繆襲字也傳稱統卒于獻帝遜位之年而此云黃初末到京師豈史之誤乎此本富順李氏家藏書謬誤殆不可讀因爲是正其甚者疑則闕焉

高氏子略曰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曰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淆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矣則子

之先於公孫龍爲甚明非學乎此者是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熟考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薰蒸染習變幻押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群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尹文子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序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鉞而文不預又

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細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周氏涉筆曰尹文子稷下能言者劉向爲其學本莊老其書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爲根以法爲柄芟截文義操制深實必謂聖人無用於救時而治亂不係於賢不肖蓋所謂尊主權聚民食以富貴貧賤幹動宇宙其爲法則然蓋申商韓非所共行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無事云者翁張與奪老氏所持術也尹文子說之以爲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然則猶未識老氏所謂道也

陳氏曰漢志齊宣王時先公孫龍今本稱仲長氏撰定魏黃初末得於繆熙伯伯又言與宋鉞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則不然也龍書稱尹文乃借文對齊宣王語以難孔穿其

人當在龍先班志言之是矣仲長氏卽統也邪熙伯名襲
鄧析子二卷

崇文總目鄧析子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
歆有目有一篇凡五歆復校爲二篇

晁氏曰鄧析二篇文字訛闕或以繩爲繩以巧爲功頗爲
是正其謬且掇其旨意而論之曰先王之世道德修明以
仁爲本以義爲輔誥命謨訓則著之書諷誦箴規則寓之
詩禮樂以彰善春秋以懲惡其始雖若不同而其歸則合
猶天地之位殊而育物之化均寒暑之氣異而成歲之功
一豈非出於道德而然耶自文武既沒王者不作道德晦
昧於天下而仁義幾於熄百家之說蜂起各求自附於聖
人而不見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說譁世而惑衆故九
流皆出於晚周其書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失其長蓋或
有見於聖人而所失蓋各奮其私知故明者審取舍之而
已然則析之書豈可盡廢哉左傳曰駟歆殺析而用其竹
刑班固錄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今
其大旨訐而刻真其言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勦取他書頗
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

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
魯定公八年鄭駟歆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
竹刑君子謂歆嗣於是爲不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
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
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
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
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蓋旣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

公孫龍子三卷

矣夫傳者乃曰歆殺鄧析是為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為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大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春秋以來列國基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揉轡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為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為度以威為神乎析之見殺雖歆之過亦鄭之福也

人物志三卷

陳氏曰趙人公孫龍為白馬非馬堅白之辯者也其為說淺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叙孔穿事文意重複

廣人物志十卷

陳氏曰梁史無劉昶中興書目云爾晁氏云偽涼人也
陳氏曰唐鄉貢進士京兆杜周士撰叙武德至貞元選舉薦進人物事實凡五十五科

墨家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朱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謂信鬼神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脩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以孝視

天下是以上同

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

故志歷序其本意也視讀曰示

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

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隋志三部一十七家

唐志同

宋志只墨子一部

墨子十五卷

晁氏曰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爲說荀孟皆非之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昌黎韓氏讀墨子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

上或皆作

尚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料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

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三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高氏子略曰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其爲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斷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秦誓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墨之爲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闢可也惟其言近乎僞行

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加闢也

異嚴李氏曰墨子十五卷所傳本甚古然多脫誤或次第混亂章句顛倒往往斷爛不可復讀反覆尋究稍加是正使相聯屬十厘得一二當其合處猶符節也乃知古書訛謬正坐學者弗習耳博觀深考尚庶幾識其純全云

陳氏曰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軻誦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子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按目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韓之徒各以

其知僻馳至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闢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商蘇張之學大槩俱欲指擊聖人鄙克笑舜陋禹而自以其說勝老莊之蔑棄仁義禮法生於憤世嫉邪其語雖高盡可聽而實不可行料當時亦無人與尚其說故鄉書略不及之蘇張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大抵皆枉尋直人媚時取寵雖可以自售而鄉黨自好少知義者亦羞稱之政孟子於二家之說雖斥絕之而猶未數數然者正以其與吾儒有趨本自水炭薰蕕趨於聖門之徒未有不和仁祖義尚賢導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謠聲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辨之高氏子略

之言得之矣而說其猶未暢愚故備而言之韓文公謂
儒墨同是堯舜而非桀紂以為其二家本相為用而咎
水學之辨鳴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者正所當辨乎

隨巢子

胡非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漢書藝文志墨家有流有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焉總意林
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
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放是賤德也不肖不憐
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
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
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熊羆此
獵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
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桓公以魯為面境

魯憂之曹劇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
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陋無過人處

石林葉氏曰吾嘗從趙全僉得隨巢子一卷其間乃載唐太
宗造明堂事初不曉明書之意因讀班固藝文志墨家有隨
巢子六篇注言墨翟弟子乃知後人因公輸之事假此名耳
晏子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
陳氏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
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

柳氏辨晏子春秋曰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
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
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
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

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父喪者是皆出墨子又
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
子等尤怪誕晏子春秋曰公孫棲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
功而食之可也公孫棲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
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
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
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
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
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
是書者墨之道也
崇文總目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為之以
為嬰撰則非也

從橫家

漢藝文志從橫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
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
上詐諉而棄其信諉詐言也

漢志十二家一百七篇

隋志二部合六卷

唐志四部十五卷

宋中興志三家三部四十六卷

鬼谷子三卷

晁氏曰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
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叙謂此書即
受二子者言捭闔之術凡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梁
陶弘景註隋志以為蘇秦書唐志以為尹知章註未知孰
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訓不詳所從出柳子厚嘗曰

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詒繳訐揣測懷滑之

術審備於章旨六國時得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
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
得自然符契也昔倉頡作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
書鬼何爲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之言略盡矣故
掇其大要著之篇

柳氏辨鬼谷子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鑿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

者宜其不道而出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

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寶意法騰蛇分威法仗能散勢法鷲鳥轉圜法猛

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竒而道益慳強

使人狂狷失守狷子余反而易於墮幸矣人之葆之

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高氏子略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於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無常責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

戰國策十三卷

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錄舊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凡十二國三十三篇繼春秋以後記楚漢之興總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亡闕第二至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晁氏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五號向以爲皆戰國時游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則上繼春秋下記漢楚

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之間崇文總目多缺至皇朝曾華校書訪之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漢高誘註今止十篇餘逸歷代以其記諸國事載於史類予謂其紀事不皆實錄難盡信蓋出於學縱橫者所著當附于此南豐曾氏序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道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

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敵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一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縱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

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劉向叙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採莒本字多脫誤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高氏子略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得而辨者况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合三書它無可考者大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抑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闕深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是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嘆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且深也予遂効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

之名曰戰國策考

水心葉氏曰春秋以後接秦之興無本書可攷司馬遷史記雜取諸書及野語流傳會聚之所成也故戰國一節不敢使與左傳同便為成書直加據定而戰國策本遷所憑依粗有諸國事讀者以歲月驗其先後因之以知得失或庶幾焉且其設權立計有繫當時利害之大者學者將以觀事變固不宜略然十纔一二耳其餘纖碎反覆徒競錐刀之細市井小人之所羞稱所謂不足以掛牙頰也又烏在其皆可喜而可觀哉夫習於儂陋淺妄之夸說使與道德禮義相亂其為學者心術之巨害甚矣

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

陳氏曰尚書郎括蒼鮑彪註以西周正統所在易為卷首其註凡四易藁乃定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三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馥 應易 校刊

經籍考 子 雜家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美而無所歸心

漢志二十家四百三篇

隋志九十七部合二千七百二十卷

唐志六十四家七十五部一千一百三卷失姓名六家虞世南以下不著錄三十四

家八百十六卷

宋三朝志七十部七百三十三卷

宋兩朝志十二部七十卷

宋四朝志一十七部九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十九家一百四十九部一千七百六卷

小說家

漢藝文志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曰稗音鋪家排九章細米為稗街談巷說

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偶語為稗師古曰稗音梯稗之稗不與鋪排同也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十三是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

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漢志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

隋志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九卷

唐志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失姓名二家李恕以下不著錄七十八家三百二十

卷七

宋三朝志一百四十六部一千一百五十二卷

宋兩朝志四十六部一百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四十六部四百一十二卷

宋中興志二百三十二家二百六十部一千九百五十五卷

雜家

范子計然十五卷

高氏子略曰計然遨遊海澤自稱漁父范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社稷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鳥喙不可以同利蠡之智其有決於此乎此編卷十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曆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俟時而動以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然濮上人姓章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

乃用范蠡計然遂報強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群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性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卽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且微知著莖志沈沈不肯自顯

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皓然可見裴駟註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劉侯追踪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註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註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序計然及它三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註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呂氏春秋二十卷

晁氏曰秦呂不韋撰後漢高誘註按史記不韋撰云不韋

經籍子
相秦致辨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
十二記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
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
之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
論爲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
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敢牾其意而有所更
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儒寘於禮記
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

高氏子略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盧館一開天下雋絕
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逢蠱議橫起環詭作新可謂一時
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
不韋相秦蓋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
峻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

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也不亦
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
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
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國名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
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
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
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
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陳氏曰十二記者卽合禮記之月令也

淮南子二十一卷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
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
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諱以長爲脩後漢許慎

注慎自名注日記上今存原道倣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宜精神本經三術繆稱齊俗道應尼論詮言丘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申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聲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竊窺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復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雋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雋銳好奇蓋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譎怪日日作新其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雖不仙猶享多壽王何為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

子
至於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
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惟楊
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
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
雖章分事彙欲成其篇而本末愈不相應且并其事自相
舛錯如云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
喪又云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
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
俟遠方當諸子放言之時不自相考幾無一可信者又謂
武王用太公之計爲三年喪以不蕃人類喜又甚矣

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注今本記題許慎注而詳序文
即是高誘不可曉也序言自諡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

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
辟司宮掾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
其出處略可見

子華子十卷

晁氏曰其傳曰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劉向校定其書
按莊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爲魏人既不合又
藝文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近世依托爲之者也其
書有子華子爲趙簡子不悅又有秦襄公方啓西戎子華
子觀政於秦夫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趙簡子與孔子同
時相去幾二百年其抵牾類如此且多用字說謬誤淺陋
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爲耳

朱子曰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
所作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

之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爲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旣爲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聲勢眩惑世人遂爲造此書以傳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爲南康軍戴師愈者僞造正易心法之書以托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辨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

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托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三祥蒲壁等事皆剽剝他書傳會爲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又言有大造于趙宗者卽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旣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有呂相絕

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爲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周氏涉筆曰子華子所著劉向序者文字淺陋不類向其云善持論聚徒著書更題其書皆非當時事辭大抵十卷者編輯見意鳩聚衆語老莊荀孟國語素問韓非楚詞俱被剽拾殆似百家衣葆其實近時文字又多解字義蓋古文屢降至漢世今文猶未專行吾嘗疑其三經後此書方出故信字說而主老莊又論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鍾其傳以四達驛如也今則不然荒飆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霄零而朱草交槁媻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奔展

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拳拮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注鷄鳴於埭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有以待也吾反覆其言而悲之嗟夫斯人也是書也母乃黨禁不開善類塗地無所叫號之時乎

陳氏曰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托也館閣書目辨之當矣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此其姓字之所從出昭僖與孔子不同時然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班固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遺也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觀者當出近世能言之流爲此以玩世耳

晁氏曰漢應劭撰劭字仲遠奉之子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仕至泰山太守撰風俗通以辨物名號釋時嫌疑文雖不典世服其人聞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今惟存十卷餘略見庾仲容子鈔

